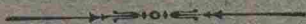


羅 素 叢 書

戰 時 之 正 義



羅 素 著

鄭 太 朴 譯

共 學 社

社 學 共  
書 叢 素 羅

B. Russell 著  
鄭太朴 譯

戰 時 之 正 義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國難後第二版

(26634)

共學社  
羅素叢書  
戰時之正義 一冊

Justice in War Time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2-00

原著者

Bertrand Russell

譯述者

鄭太朴

印刷者兼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 凡例

(1) 本書原著共八篇，有附錄二；今所譯者是前七篇，最後一篇與附錄均刪去不譯；因無甚重要也。

(2) 本書原文，語氣晦澀及不貫處極多，譯者以無法替他修改，只好照原文譯出；不明晰之處是所難免，讀者幸原諒。

(3) 本書譯畢後，雖幾經校讀，但深恐仍有錯誤之處，務望讀者隨時指出，俾得改正，是所深感。



# 譯餘弁言

大地人類，本來同出一源；相親相愛，相互扶助，自是理所當然；只因經歷進化道上不可避免的某個階段，於是把人類四分五裂劃成了許多區域，這一塊叫做『某國』，那一個號曰『某民族』，從此相侵相奪，相爭相殺，無有寧日；自有史以來，死於戰爭的人，屍堆積起來可成山，血匯集攏來足成海；吁！悲哉！

一九一四年七月，歷史上空前的世界戰爭開始，直至一八年十一月告終，計歷時四年餘，死傷數千萬，耗金錢無算，可謂極大之慘劇了。當戰爭開始後，歐洲各國內那些平時高談社會主義者，至此改絃易轍，拋棄舊業去投身軍伍作個愛國好男兒的，實在不是少數；至於那班大學教授，學者，及許多智識階級們，觀本書第一篇開首所說，更不用說了。這時候能不屈不撓，本

其良心之主張起來反對戰爭者，實不易多見，英國的羅素即是其中之一。甚矣，人之好戰也！

“Justice in War Time”這書，就是羅素將其反對戰爭的幾篇文章彙印而成。羅先生因發表這本著作，大受英政府干涉，此次受了許多時候的軟禁。我於是知在有政府社會裏，斷沒有真正的自由。英國號爲『自由之發源地』（見本書著者自序第四頁）尚猶如此，夫復何言！

在今日看來，這書大部分免不得都已成爲明日黃花。但羅先生當時反對戰爭之勇猛的態度，與熱烈的精神，則仍活躍紙上，并不隨時間以俱去。學術固足以壽世，精神亦何莫不然？我以是覺譯這書雖費了不少的時間，究竟還不算枉然。

我佩服羅先生之精神，我願覽此書者亦將深有感於斯文！

# 著者自序

本書各篇，除末二篇外，都已揭載過各雜誌，乃戰爭進行中各時所作，其對於將來之希望，及批評一般人民對戰爭之態度的意見，或不能完全一貫。在這些問題上，事實進行而改變當初的感想，每不能免。持平論者間大都以為大部分人民原來很是平和，僅為政客及新聞記者所煽惑而趨於戰爭；然而那班好戰的人，對此說法大施反對，謂人類本有『好勇鬪狠』的本能，所以時時要求戰爭的。我以為許多人都有『好勇鬪狠』趨向戰爭的本能，確是不錯；但非有適當的刺激以引起之，則此本能可完全隱而不現。本能與贖武者之陰謀，這兩件為造成戰爭之必要條件；兩者中苟缺其一，則其餘一個就不能單獨作惡。本書各篇中，我有時討論這個條件，有時討論那個；然而這兩個都是這問題中之重要成分，我愛好和平的朋友們，都不可

忽略過的。

第一篇，乃伯路斯報告 Bryce Report 未發表時作的，其中一部分，爲討論殘酷之問題。及報告發表後，觀其中所云，於本篇之結論實不能損及毫末，因爲報告中有云：『德人與俄人之殘酷手段，都已施過，這事已無可疑慮。但其數目及(大部分)不自然的之少，遠出一般人所意料之上。』有能記得當戰爭初起的幾個月內一般英人所料想者，必可承認那伯路斯報告雖不良，但很可以證明所謂『不自然的』殘酷，實較之一般英人所料想者爲少。抑我尚欲言者，這報告中所述的有幾件事，其所依據的證據，倘用之於刑事的控告上，或爲法庭所不准的。我沒有看見過德人所假定於俄人之殘酷行爲的報告；但這些報告，如其是真實的，我敢假定他一定是德人過分的料想俄人之殘酷的。要是不然，其殘酷的行爲竟與料想的沒有異樣，那末惟有增加戰爭的恐怖罷了。戰爭生殘酷，而每個新殘酷發生後，足爲主持和

## 平的新論據

最後一篇，乃試說明英國倘能於戰爭勃發前之十年內運用賢明一些的政策，則或可免却此次大戰。當戰爭時而發表批評自己政府之政策的文章，大半人都視之爲不愛國。但我深信我所說的話，如其不發生效力則已，否則於英國祇會有利而無害，讀者中不乏要誤解我的動機的人，所以我已想好作幾句引言以一解釋之。

據我看來，無論是英，法，意等國大大的衰弱也罷，或是德國大大的強盛起來也罷，終不免爲世界文明之大不幸。我很願意見德人之被逐於法及比，因此而使他們感想戰爭之不幸，在德人方面與在協約國方面都是一樣的。我於這些事之願望，與那些愛國狂熱最利害的人同其強度。但是當此戰爭激烈的時候，有許多事，據我看來尤爲重要的，大家都把他忘了。和平愈快成愈妙，否則歐洲文明將絕跡於世界；這是要緊的事。和平以後，各

國民須感覺那可使國民與國民間之協作實現的相互尊敬；這是要緊的事。英國爲自由之發源地，義俠慷慨之故鄉，以後所採政策，總宜實副其名，表現其最善之精神，勿使有負其和愛的人民之希望；這是一件要緊的事。我尊敬文明，渴望歐洲之國民的社會復原，而尤愛英國，所希望於英國者倘施之於德，將覺與希望『烏託邦』無異；有此種種恐怕與希望，故我願英人自覺其犯了名不副實的罪，喚回其足以建立和平及保持和平之性情，以及向比較霸權更好的國徽一途進行。

英國公衆，受了激昂的報紙之鼓吹的影響，信以爲無論那個對於外交部之過去的行動下批評者，都要妨礙其戰爭之成功的。這種觀念，我覺得完全是錯誤。須知妨礙我們之成功者，第一而且最利害的，是德人之優越的組織力。其在我們自己方面之缺點，足爲勝利之阻礙者，則如：有幾個高級司令部之缺乏能力；製造軍用品之努力，沒有調節；不信拿破崙之格言『

任人各以其才『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而使任軍職者受假公濟私，及家庭的影響。在政治家一方面呢？又只會花言巧語，以及任用機變，毫無果敢的，集中的意志之旺盛力。德人之以希望英國之衰弱爲自欺者，忘記了我們以前之各戰事，亦顯現過同樣的缺點，然而除與我們之同族美國人戰爭外，沒有不收勝利的。國民方面本沒有甚麼精力上，勇氣上，及犧牲精神上之缺乏，然而那些治者 Rulers 方面之缺乏，却是無可諱言的。我所欲討論者，不是國民的，就是這些治者的過去的外交政策。而我之所以欲這樣討論者，因我希望大戰以後，英國與法國美國等一併應當使此世界以更正，更溫情，及更平和的手段，處理一切國際問題。

我對於本國外交部所下之批評，在英國觀之，或以爲將失美人之同情。我謂這是完全錯的。無論英國與德國，當他們求直於美人之前，總說自己是完全無罪，其實大誤，無論完全無罪不是人間所有的事，且亦難取信於人。兩方都是有罪，無論那一個中立國的人，不必着手調查事實，都能以此判斷

爲滿足，無論那一種記載事實的歷史，凡不符合此的，都不能承認他們。但兩方雖都有罪，而德國以對待比國之殘酷故，把英國之罪隱蔽了。而如海上無優越勢力則已，如其有之，則此優越勢力之爲英國的，於國際自由上常較可樂觀；因爲英國之陸軍，其強盛較之全世界陸軍最強盛的德國遠爲不及。爲了這些大緣故，我要是是一個中立國人，一定要反對德國的。再以我是英人之一分子的資格看來，我相信我國之外交政策，較之德國大有改良之希望。本書內所列許多可非難的事，大半在英國還不大遇見；否則一定要惹起廣泛的恐怖，而改善乃終止了。我信法國也是這樣。因此，法與英可求美國之同情。但事之最足失中立國之同情者，莫如強引顯然背於真理之口實以自飾，及示人以我們中大半都已成爲盲於求直。沒有一個善良的事故，須以抑壓真理出之；而我人間之畏恐真理者，其有害於國事，較之大膽宣布最不利的事之害爲尤甚。



# 戰時之正義

## 目次

譯餘弁言·····	一
著者自序·····	一
告全歐智識階級·····	一
戰爭之倫理學·····	二二
戰爭與無抵抗·····	四五
各國民何以好戰·····	七一
英德對敵之將來觀·····	七九
永久和平究可能否？·····	一〇〇
文明之蝨賊·····	一二七

# 戰時之正義

## 告全歐智識階級

此文作於四月間，在俄羅斯失敗，意大利加入，路西坦尼亞號沉沒，及伯路斯報告出現以前。倘使現在作起來，一定須改動些；但我却不改了。我本擬於意文雜誌 *Scientia* 六月號上發表，而且稿樣都已排就，後因意國亦加入戰團，是重復收回。其後稍加刪改，揭載於瑞士之「國際評論」第四五兩號。

當法國與漢那佛 Hanover 一次正在戰爭時，來布尼士 Leibniz (德國大哲學家，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年) 致書於一法國通信員道：『這個戰爭，於哲學毫不關心』『This War, in which Philosophy takes no interest.』時間迅速，那時到現在已好長久。降及近時，可就不然，那班哲學家，大學教授，智識階級們，大率都情情願願的各爲自己的政府，設備種種巧妙的附會，狡猾的虛偽，以顯出自己方面總是好的，別人方面總是惡的。打開 *Scientia* 雜誌一看，一頁一頁都是登着那些號爲學者的文章，都把他們國民的偏見，不知羞恥的

吐露，都與一般滑頭報紙同樣的無正直言論，都像充塞着特殊的辯論，與捏造的事實。他們都視各人的偏見為當然不可免之事；各人的結論雖不一致，可是他們各人的精神竟完全相同。他們都認學者的完全責任，不過為己國爭場面就是了。

但這種態度在文學家中也不是無顯著的例外的，像羅蘭 Romain Rolland 與蕭伯納 Bernard Shaw 就是。而在政治家中，雖今日處處以剝奪政權為對待有正義觀念的人的惟一刑罰，然亦不足以絕其跡。學者間自然也不少於思想上及私人言論上保持正義的人，但他們大率都怕（或不願）蒙不愛國之惡名，所以緘口不言。至於一般在言論界發發議論的人，都顯出是完全缺乏『智識的超然』 Intellectual Detachment 的。像 Scientia 雜誌上 V. Pareto 的一篇文章，乃是交戰國大學教授所作的，煞是難得。

我不能不想那些學者被偏私的心理侵入了思想與言論的範圍，竟把

能最適於他們之才幹的服務人類一件大事的機會失去了。真理這件東西，不管他是怎樣，在英國，法國，德國，俄國，乃至奧國，斷沒有不同的。他的本質是中立的，決不會徇私遷就，以適應那一國之需要。他超然於感情的與憎惡的衝突之外，其有探求之者，他必定開誠相見，以戰爭之悲慘的諷刺，及隨此而來之迷妄世界相示。須平時慣於追求真理的學者們，到這時可試作一個真理之宣明的人，公平的觀察自己方面有什麼虛偽，敵人方面有什麼真實。應當犧牲他們的名譽，及由政治紛亂而來的自由，以減輕各國民間用以互相猜忌之憎惡，促進其互相了解，使結局的平和，不僅為疲憊後之休息，而出於覺悟戰爭乃盲目的愚劣事後所生之博愛的和解。但他們計不出此；忠於國家了就把忠於真理丟開。思想作了本能之奴隸，不是主人。本來職在守護『真理廟』，乃反將這廟賣給崇拜偶像者，則崇拜偶像之風之增高，第一罪人自然是那守護者。

這次戰爭中所最可怪的事，就是大家都把那平和時候文明人所鄙夷不屑道的陳腐的道德觀念，請出來向他申訴。德國人說：『英國之獸性的國民的利己心太重，我德國爲維持一文明之大理想起見，不能不起而宣戰。』英國人也說：『德國之殘酷的軍國主義，與擴張威權的野心太凶，我英國爲保護條約神聖及弱小國之權利起見，斷不能坐視。』其實只要頭腦一冷靜，許多用這種話的人就能承認他是『滑稽談』或神話。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那一個國民不是利己的。偶然一國爲求自己利益起見，也許把文明傳播出去，或維持條約之神聖；但爲了這些事，誰肯犧牲幾百萬生命，幾千萬金磅？這是公平一點的人都想得到的。這樣大的犧牲，惟有求國民之私利，乃能悍然出之。我們不看透這層完全的私心，則對於各國戰爭之出發點，斷不會有真確的思想。

道德的判斷，應用以向別人者，猶如變相的警察力：這是利用人之『求

譽慾，以調和自利與他人之利益。但如有人已預備好要殺你，你却決不會因想及他是蔑視你的道德的品性，而增加不快之感。因此，在戰爭時候，詆毀敵人之行爲，毫無用處。然有一種無意識的行動：不會對敵人生並悲心及苦痛之同情。當危急存亡時，一切信仰與情緒，都附從於一個自保之目的。上·文明人既厭棄殘殺與自己同樣的人，所以對於其所欲加害者，必先否認其爲同樣及責其爲惡，以阻遏此厭棄心，故對敵加極苛之道德裁判者，乃有極強的仁愛衝動須汨沒之國民所爲。

因欲維持這信念，以敵人爲有特殊的罪惡，於是就有許多的虛僞發生，一部分雖由於報紙與政府之故意的行動，然大半由於強烈的羣衆情緒之固有的作怪趨向。每一有力的感情，必附有能發生許多虛僞信仰的衝動。一個人在愛的時候，對於他所愛的，每無端的對他表示許多滿意。而嫉妬的人，對於他所痛惡的亦然，每無端的說他什麼不好，什麼可惡。但在日常

生活中，這種傾向往往因為與我們偏情不相關的人相觸接而被阻，所以我們不合理的信念有批評的人。在國民的問題上，可就沒有這種糾正。大半人總少得遇外人，戰時則尤甚，而感情所鼓動出來的信念，不患不得同情以傳於別人。假定的事實，能緊張那所附的感情，而由一人傳至別人後，每變本加厲的更擴大了。個人的感情，除精神錯亂者不計外，祇能生『神話之萌芽』，常以旁人之無關係而滅殺其勢；羣衆的感情，就沒有這種糾正，有時每把那完全的虛偽信仰看作是確證據。

熟悉宗教史上羣衆的錯誤所造出的事的學者們，須留心反對羣衆的輕舉易動，必須於對敵國間之相反的信仰之虛偽內檢出那作怪的衝動，實非常興奮，不有非常的智的勇氣不能驅逐。但我所看見的學者們，其輕信乃不亞於衆人。前次九月初，德人以大軍長驅入法時，因需要許多有希望之源泉，英國生出普遍信仰，說有大隊俄羅斯陸軍，從阿輕其 Archangel 經

英國以達於比國。證據鑿確，為一般歷史上的事實所從來未曾有的。有許多人都有目擊他們運送的證人可尋，後來更有一張報紙登他通信員的一個電訊，說他於比國會發見的。這件故事後經常局者加以否認，但長久許多人而已信他了。而一般智識階級對於這事之輕信，與普通人民簡直沒有差別。

真正有害的信念，乃信念之足以對敵人生惡感者。把比利時任意蹂躪與虐待，自然會引起有人道觀念的德人的痛心。但一面又有自保本能曲為之解，對於比人說了許多非難的話，如他們把負傷的德人剝出兩目或斷去兩手呀；對於僑寓比國之德國婦人恣意凌辱呀；以及什麼惡得不堪的行爲，實在爲他們所不屑稱道的呀，等等。而同時英國亦得到許多德人之殘暴行爲的報告。不幸德人之可怕的殘暴行爲，確有許多是無可諱言的，但斷不如英人所起初相信的那樣多。還有人很確實的說，他們於英國認



識許多人，其同居的比國小孩都沒有手，都被德國兵所斷去了。這種事實於比國容許有之，但我不信會到英國來。倘若有這許多事實，至少必有一件能有姓名住址掲載於報紙上的，但這樣的指了出來，毫不能生效力。這樣的辯論，不能抵抗刺激凶暴的信念，因而覺得其爲有用。不消說得，殘暴行爲兩方面都不免的。但所可斷言者，其數目及不自然的之少，遠出普遍的相信之上。

看三月十八日『勞働導報』上之通函，便可明白，今摘錄如下：

（一）『勞働導報』記者致馬太牧師書

馬太牧師大鑒：頃據敝報通信員函云：師於星期早晨在萊起編某教會說法時，曾述及希弗爾持有比國女孩爲德人割去其鼻，剖開其胃，幸未及死，現正就愈云云。德人之兇暴一至於此，僕亟欲得而詳查之，師倘能以詳情見示，俾證實師之所云爲不誣，則幸甚。

白洛克威謹啓

（二）馬太牧師覆函（其一）

白洛克威先生台鑒：惠示敬悉，所託一事，已函知敝處比領事，將該女孩之姓名及住址抄出，遲當奉上。鄙意使所

聞者爲非誤，則其慘狀必有甚於曩所述者；類此之事，當復不少；刻正廣事搜求，一俟有確實可信者後，再以奉聞，謹此先覆。

馬太

(三) 馬太牧師覆函(其二)

白洛克威先生台鑒：茲奉上敝領事回函一通，希察入。前所述女孩事，全係傳聞失實，刻正函致萊起編教會，於下星期日將該函向衆宣讀，以訂正前所述者之誤。惟所聞不止此一事，竊喜尙未曾盡述於衆，否則將益滋衆惑也。承關注，無任感謝。此上。

馬太

(四) 比領事覆馬太書

馬太先生惠鑒：接奉尊函，井所附『勞働導報』來函一通，展讀之餘，敬悉種切；敝領事雖亦頗聞此項虐待女孩等事，然經詳細調查，實無有一真者；至所云希弗爾特女孩被割鼻剝胃一節，更未之聞也。又曾調查他邑各案，亦不能得確實之證據；專覆。

希弗爾特比領事巴爾弗。

至於德奧兩國之虛僞信念，我沒法示同樣的例以解明之。但這本書倘使幸而爲德奧人讀着，則我將求其不要據此以推論什麼英人之特殊的輕信心，而明白這些虛僞的傳說，不過戰爭之偶然的產物，就是德奧人所相信的許多無可靠的證據的事實，也與此同其不確。天性上有一點正義的

人，決不會安安心心的把敵人想得過於其實際的可惡。正義不留意時，那本能便要與判斷倒弄是非。這種事於敵國方面最容易看出；但我所要指出者，這種事一切交戰國都不免的。那些很憐恤的批評敵人已受了誑言的欺的人們，不要忘了我們普通的人性，而明白他們自己國民也同等的受了一樣的『誑言』的欺了。——雖說『誑言』這字也很難用在這裏，因為故意的欺瞞包含得很少。

但這裏還有別種類的虛偽信念，其中故意的欺瞞占了大部分。這就是政治事實上的虛偽信仰。我現在兩方面各舉一個例出來。

在德國方面，差不多普遍的都信英國於德國之先已破壞比國之中立，這個信念的根據，一半是在於確信英國已在宣戰以前派兵至比利時；一半在於一九〇六及一九一二兩年之布魯士軍事談判。其第一個信仰之根據，不但已經由英政府聲明否認，德人再不能作為證據；不但是從比國灰皮

書中證明的虛偽，德人可以手術視之；不但我人間之熟悉軍界人物者，——倘有兵隊運送至國外，一定會私下聞得的人，能絕對確實的證明不曾有過這種事；並且上年八月之軍事，雖以敵人之輕信視之，亦足爲明證。而且德人與比人起初交戰時，所獲俘虜中並沒有英人，據余所聞，德人亦不敢力說他們到孟司 Mons以前，曾遇到什麼英人。

至因軍事談判而斷定其爲破壞中立之確證，那未免忘了一個事實，就是一切施行，都是以德人之第一次侵害比國爲條件的。大家都知道這種事於戰時容許有的，而英法亦以在這樣的事實上，就須量力以保衛比人。使當時德人尊重比國之中立，則德人當可指這談判爲無根據的虛疑之證據。乃德人既這樣幹了，自然不得再說英國與比國，無共同商酌之權利以對付實際并不如所怕的那樣的危險。德人這樣的責難，正與其非難比人之兇暴同，乃惡心之徵候，非出於冷靜觀察證據之結果。

我還有一個例證，就是那動員的日子。英國通常都說奧國之總動員，在俄國之前，但事實上却以與此反對的爲可信。後來英國大家都承認這個意見了，正如不司蠻霍爾惠之承認侵害比國爲不正一樣。然侵害比國既爲德國態度上之莫大弱點，那俄國之總動員先於奧國這件事，自然也與此同樣的爲協約國非難德爲禍首之弱點。於是兩方面都沒法將當初的承認推諉，而捏造一個完全可以泰然的精神狀態，可是捏造的方法縱然完備，終不能全然掩其虛僞啊。然觀兩方面之智識階級，沒有能正色拒絕政府所請託他們的辦自欺的勾當。其有稍向真理者，大率僅限於社會主義者間，他們沒有那種教育上的利益，故於教授間不占勢力。

國人所有之信仰，爲學者所亦加入者，不僅其大體與事實相隔膜的而已，即其詳細，亦已受了與戰爭有關的本能的刺激。德人對於與法國之單獨媾和，有很強的希望，對於俄國亦有一些，但對於英國則全無。其結果則

以法國爲沒有什麼惡處，俄國稍有一些，惟英國實爲人類之污點。英人以爲協約國能撲滅土耳其，實是可確信的事，阻止奧國永遠不使再爲危險，也還辦得到，但說到破壞德國之精神一事，那却不敢必。他們推斷說：土耳其人很勇敢，但受了誘惑以致盲從了，奧國不過是普魯士之器械，但德國罪大惡極，非收入最下層的地獄不可。要是對他們說：土耳其其歷來爲殘忍之代名詞，奧國於此大戰所負責任較之德人爲大，或德人對於世界文明很多可貴之供獻，他們總是置若罔聞的。這些事都無足輕重；道德的責難，不過是憎惡之表現，而憎惡乃生物的本能之機械的產物。號爲思想自由之人，乃陷於此種純粹獸類的機械作用，不值得。期望大學教授們有非常的慈悲感情，果然沒理由；但如富於理性之自豪，不願判斷力之爲獸的感情之奴隸等，終可以之責望的；可是竟落空啊。

爲一切不合理的信念之根本的信念，就是相信自己方面之勝利，實爲

非常重要，——其重要能勝過由延長戰爭而發生之一切罪惡。以一切人事之不安定而論，那一方或他方之勝利亦許於人類有大益。但假令是這樣的事，然沒有足以使公平的旁觀者信服之證據，故此戰爭者之信仰，仍不失其爲不合理。協約國方面確信他們之勝利，足以造福人類，然德奧方面之確信，恰恰與此相反。當一羣人持這樣一個意見，那羣人又持那樣一個意見，而其意見都出於自利時，兩方面都不能說他是根據於合理的立腳地。同時戰爭所生之罪惡日有所增，至少兩方面須同等的負其責。

關於出發戰爭之意見所以各各不同者，雖自利爲其最大之原因，但不是完全的原因。一半是由於不同的理想，表現不同的慾望。試粗略以論之，而僅觀察西歐之戰事，則我們可說德人好秩序，學問，與音樂，這些都是好事，而英法人則愛德謨，克拉西與自由，亦是好事。爲欲驅其各人之理想以臨彼不喜這理想之國，於是德人不惜以舉世混沌之戰爭，代彼歐洲之秩序，

遣彼好學喜音樂之青年，暴骨於戰場，而英法亦以爲須暫時壓迫其自由與德謨克拉西，至於戰後之恢復那是沒有擔保的。不知戰爭延長，則德法英之理想中之善者，都要滅亡，恰如斯巴達人與雅典人之理想，喪亡於比洛北尼新之戰。結果，則此三族與其所供獻於文明者，全歸消滅，及至勝利之來，其荒涼無望完全與敗北等，果何益哉。

受了戰爭之牽強的影響，把歐洲各國間本來極微小的差別，誇張得了不得，有說其相互間之關係之重大者，直以大逆不道論。戰爭以前，一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且承認歐洲各國間之相同點實較其相異點爲大，但現在他們僅知道而不肯承認了。集會，談話會，以及各種國際間的團體，以集思廣益對於共同目的及文明生活之共同事業爲目標者，忽然在一二日間都完全忘了。德國學生棄掉由英國得來之名位，英國學生亦說德人於學問上沒有甚麼重要的供獻。不多時，一切學術團體所由以成立的大



的共同事業，都置之不顧，而逞其悲痛的瑣小的憎惡。

爲了戰爭的瑣事，把極大的事業犧牲在這裏。又沒有極大的原理，兩方面又都沒有什麼大的人類的目的；其假想的戰爭之目的，實是神話之一部分。各國民都爲自衛而戰，都爲毀滅軍備之殘酷而戰，都爲明示暗中的侵略不能坦然行之的而戰。各國民都說他的敵人實肇戰爭，以顯其尊崇和平。但這種說法，兩方都是異口同聲，足見其不是根據於理性，而出於偏見之刺激。然此種兩方所共的目的之外，還有那兩方所不共的幾個目的。那兩個「該殺」The two Kaisers 或者會說，或相信，他們的戰爭，是欲證明暗殺皇太子之爲罪惡。這個罪惡，那「賊」Tsar 自然不能否認，但他却會同英國那樣的說，以大國凌小國，這也是個罪惡。然這個論調實是有範圍的，像芬蘭與波斯便不能應用這說了。英與法國：我們爲保衛德謨克拉西而戰；然這個話頭他們却不願爲彼得格蘭或加爾克太 Petrograd or Calcutta 人所聽

見·說也可笑，那些在國內最深惡德謨克拉西的人，竟是向德對抗以保護德謨克拉西爲己任之最激烈的人·

這次戰爭，并非爲什麼合理的目的：他們起初不過爲各國欲戰而戰，到了現在是爲老羞成怒欲博勝利而戰·餘外的說法，都是胡語，都是本能的動作及感情之人工理性化·譬如有兩只狗在街上相打，沒有人會想及他們爲了高尚及尊貴的目的而戰，不過爲本能所衝動罷了·但如他們倘然有了所謂思想，倘然是一種理性的動物，那末一定的，當他們戰的時候，兩方面都會發生以信仰爲根據的思想·其實他們的戰，全因兩方面之嗅覺上有東西觸動了他們的怒·但他們的戰如果伴着了知的活動，那末一只狗將說他是爲了提高正當的嗅覺(文化)而戰，還有一只也將說他是爲維持狗的固有的權利即行走於石街上(德謨克拉西)而戰·不過就是這樣，仍不能不使旁觀者笑其愚，而說他們應當快快分開·這次各國戰爭的真意義，與

那街上的兩狗相打的真意義完全相同。

趨向戰爭之本原的衝動，在現今雖已力盡，但起初時候是很強烈的。戰爭與殺戮，爲男性之自然的活動，人類與高等動物都是如此。性的爭鬪上之男性間互相殺戮的狀態，在那女性的獸類方面觀之，想來是很愉快的，而在有許多『有智慧的人類』中之人看來，也確是這樣。在文明國內，因爲有警察之活動，取得這種愉快的機會大半被阻。因此，一有戰爭，那平時所被抑壓的全副本能的活動，一齊解放了。於是其所得快樂不可名狀，直與得到戀愛的快樂同等。大半人於戰爭之恐怕——如親友喪亡，故國邱墟，文明塗地——毫不爲其所感，反而在起初時候很是興奮與快樂，覺得非常自由，并且無意識的虛偽的，想出各種慈善的理由，拿來作爲其快樂之辯解。在這種氣色上所以對於敵人并不覺得十分可惡；敵人也有用處，沒有他戰爭便不成了。敵人的傷害，實在是戰爭之偶然的與可惜的結果。原

始的詩裏充足了這種氣味，而以八月初那時觀之，可見文明人仍不會脫却。但是，像這次戰爭內，當兩方面都不能得制死的成功，而又須極力努力以避免災禍時，此起初時之蜜月醉以後，即隨之以更嚴厲的氣色。沮滯生暴怒，受傷發憎心。人的思想愈集中於折服其敵人之驕氣上。假如戰爭延長下去，兩方面的新兵都已喪盡而不見有勝敗之分，那末兇暴將增大，其隨此而來之恐怕，雖以此次之戰，亦還不能把他現於人之想像中哩。將見那些兵士一個個的忽然從兇暴以達於無情；意志的彈力將消失，委遺幾百萬的棄人，僅僅適合於高臥病院或養育院之用。這就是那些德國軍事當局說戰爭決於腦力的耐久一句話時之意思了。他們希望德人之斃於緊張者，其百分率較之協約國爲小。兩方面之軍國主義者，對於爲國民生活之一切目的而絕滅其大多數二十至四十歲之壯年人民之前望，很抱樂觀。但他們仍詭辭的說：他們一方面的勝利，較之早日和平尤爲重要。而

那班號爲學者的寄生蟲，亦擁護之教唆之

倘無論那一方面已很快的得着勝利，則最惡的災禍或可幸免；就是倘能於今年終結，亦還可以避得。但如和平不快快着手辦好，最後之勝敗不能決分，則各國將更熱烈的集中意志，以行其互相破壞所需意志之力愈加大，以疲憊故而愈困難，則各國之活力也愈愈衰弱了。到後來，和平來時，恐怕沒有一個刺激再能激人使動的了。戰爭猛烈的緊張之後，什麼東西都不覺其重要；隨此可怕的不自然的意志集中而來者，乃柔弱的弛緩的意志消失。現在世界之戰爭，從來歷史上不曾有過。從事戰爭的人口之比例之大，戰爭上殺戮的人又是這樣多，實爲從來所無。一切科學與組織所成就的增加勞動的效率，今乃利用之以釋放更多的人出來，供戰場上去破壞用人之更大的征服自然，因不會一同更大的征服自己之感情，故反而增大災害了。倘自己之感情不征服，則今日所不會得之破壞，不多時就要來了。

科學從其高等作用（即謀人類幸運之改進）上墮落，為戰爭中最可悲之現象。野蠻人與獸類一樣，其生活僅限於物質；他的全副精力，都為僅僅的肉體生活所消耗，一點沒有餘暇，再去求藝術、思想及心力上之財富。這一個僅限於物質生活的束縛，在文明人間幸虧有科學為之解放了。一人之勞力，在現在可生產比其自身所需多得多的食品。這樣，能使時間有暇，於是文學、音樂、詩、哲學等就得長成，而科學自身亦遂大得勝利。教育、德謨克拉西，以及近世國家一切政治上的進步，都建築於勞働生產力之增加一個基礎上。現在突然因為那破壞狂橫掃歐洲，那些科學家丟掉了他們有利於人類的活動；物理學家去發明更敏捷的航空機，化學家專心去製造殺人更利害的炸藥，大家差不多各盡所能的都竭力去做向死的工作。使人不能不想：科學於人類進化上佔若何位置，他們還不會想及，因為他們把科學用來破壞其自己所作的事業了。

智識而輔以心意之向上，則爲人類進化之重要器械；智識而無心意之向上以輔之，則易爲害，而增加人所施於人之傷害。學者們須爲照燭人類性靈生在處之黑暗之聖火之保護者；在他們身上負有正義思想及不顧利害而求真理的理想；這種理想倘已大發展，則此次的恐怖已足免了。歐洲智識界之指導者，誠能對此理想服務，保其目的常有活氣超然於戰爭之外，則較之助政府鼓吹其人民之仇惡，以及殺戮許多爲將來世界之主人翁的無辜青年，有價值得多了。忘掉我們各自假定的對德奧，俄，法，或英的不同職務，而想着我們對於人類的高等職務仍然能一樣共的，此其時矣。

## 戰爭之倫理學

此文轉錄一九一五年正月號「萬國倫理學雜誌」

戰爭果有得稱爲正當者否？倘有稱爲正當，則於何種環境下乃可？這個問題已促迫一切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據我看來，這次戰爭的各交

戰國沒有一個足稱正當的，但我仍不能信無論在何環境下戰爭終是罪惡的說法。對於戰爭之意見，乃感情之產物，非思想之產物；人對於其一生間所得碰見的普通或特殊戰爭，如能屏除感動氣質，則其信念，能為相當確實的預說所用辯論，祇能使出於人性者更強固。這裏的根本事實，與一切倫理上問題的根本實事同樣是感情。思想所能為者，是澄清及調和此感情之表現，我今此文中，亦欲這樣的澄清及調和我之感情。

—

一個特殊的戰爭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大率都從法律或準法律的立腳點上研究的：某國破壞了某條約，橫過了某疆域，犯了某項專門的不友誼的行為，所以照法律，可以把該國的兵儘近代軍備所能為的力，殺掉多少。這樣的觀察事件，有些不真實，缺乏些想像的把握。設立一公式，可立刻很容易的用以看出行為之結果，怠惰人往往稱其便利。從法律立腳點上的



觀察，在國內個人間的關係上自然可用，但國與國之間還未哩！在國內，私人間的戰爭是禁止的，私人有爭端不決之於各人自己之能力，而決之於警察力，因這力之嚴重，無須每事明白表現私人爭端，警察有規律可以依據，以決其孰正孰負，這規律就成爲法律。從這些法律與警察上所得到的最大的利益，是廢止私人間戰爭，就是這法律不十分的好，也能保障此利益。所以，在公共之幸福上，有抵觸法律者，則以不正目之，非謂法律之良善也，乃謂防止國內個人間之用暴力之重要耳。

國際間之關係可就不然，沒有同樣的力存在的。雖其間也有一束慣例叫做『國際法』者，及各締盟強國間有許多條約，但這些慣例與條約，因爲沒有裁制力，與真正可稱爲法律的不同：沒有警察力爲之後盾，以迫其必準。其結果各國都結了許多分離的不相容矛盾的條約，雖有時得聞高調語言，但那條約之主要目的，在事實上不過供給與別國交戰時所認爲可尊

重的口實而已。強國沒有預先備好這種口實而遽與人戰，則爲無忌——倘其對手爲一小國則否，如該小國亦受強國保護者，則僅受非難而已。英與俄保證波斯之完全與獨立後，可卽瓜分之，因他國在波斯沒有什麼公認的權利，而波斯又是一個小國，小國是以爲條約上之義務所不拘束的。法國與西班牙之對摩洛哥就不能這樣，非先對於德國給與報償，則不能瓜分之，因爲已承認非先向德國給與報償，而德國受之，則德國——雖非摩洛哥——於保存該國上有合法的關係的。一切強國都保證了比國之中立，英國更有對於破壞者抗議的權利，——其破壞與英國有利害關係時，則英國用此權利，否則便放棄了。所以條約與私人契約不同，並沒有什麼拘束力的；不過是使對敵強國注意的一種手段，當某項事件爲國利悠關而須戰爭時，可使構成戰爭的一種合法理由罷了。如果條約與契約一樣的常常忠實遵守，那末破壞條約不是形式上的戰爭之根據，乃真正的戰爭之根據了。

因爲他要破壞向來以和協解決紛爭而不以武力的習慣。既沒有這種習慣，則其訴於條約也，只能當他作一種外交上的手腕。凡善於運用外交手腕的國民，當其認利益在戰爭時，每能於外交把戲之規則中，編入許多條約或協約。當條約僅僅爲便而准守時，那外交把戲之規則，與加入戰爭究爲人類之福與否一問題沒有關係，就是這問題，於研究戰爭之爲正當與否時所當解決的。

## 二

說及戰爭，所應當研究者，不是在過去條約上之紙上的正當不正當，而在能造於人類幸福的輕重上之真正的正當不正當。當戰爭之始，各國民都受了什麼叫做愛國主義的影響，都相信自己一國的勝利，爲確實而且於人類有重大關係。這個信念的足稱，已成爲公認的諺語：即戰爭實際的尚在進行，一個敵國人須想他自己的國方面之勝利爲確實而極可希望，也說

是自然的與正當的。因注意集中於自己方面勝利上的假定利益，我們就多少昧於與戰爭不能分離的罪惡了，這罪惡無論那方面全勝終是一樣的。然這些罪惡不曾完全見出，則戰爭之爲造福於人類與否，不能正確判斷。雖此問題已陳腐，但簡單的我們自己想起怎麼是戰爭之真正的惡罪，還是必要。

戰爭之罪惡難以盡數，先從最顯著者以說：把大多數最有勇氣，體力上最適於他們自己各國的青年，驅之死地，使他們的友朋生大悲哀，社會受大損失，而僅僅好了他們自己，因爲他們得避免生存於此戰爭世界之悲慘了。其餘許多都過殘廢的生活，有許多發瘋了，有許多神經缺陷，竟成爲無用無援的棄物了。其無恙而生存者，因做過了兇暴的事業——殺人——而得着獸性與道德墮落，殺人雖爲兵士的職務，必能撼動且破壞其最仁愛的本能。一切可靠的戰爭記載上，都可以看出恐怕與憎惡，解放了交戰者或程

度之獸性，引導他們至極殘酷去，倘使保其健全的精神，僅能不安之若素而已，要免避是不能的。

至於戰爭之惡害所及於戰地之非交戰國人民者，如近日比利時之不幸就是實例，不須爲之鋪張記載的了。然英人之一般的信仰，謂比利時之不幸爲其贊成戰爭之一理由，那是一定須反對之的。因悲慘的謬見，憎惡延續其所從生的惡害下去了。比人之不幸既歸罪於德國，不歸於戰爭，於是此戰爭之慘烈，每使人想望其己國之領土與強力之擴張。即使假定軍事舉動之行爲怎樣的能仁愛至於極點，然使協約軍長驅直入德之產業地，那末德人將受其所加於比國的大部分之不幸，這是無可疑慮的。在受了憎惡影響的人看來，這樣的思想適足以引起其喜悅之心，但從人道感情尚未泯絕的人看來，就覺得我人對於比利時之同情心，應使我人寧憎惡戰爭而不憎德國。

戰爭所生之害惡，其在軍事舉動範圍之外者，或更爲重大，因爲嚴酷的程度雖較減輕，但其廣泛實在利害。且慢說那些從軍者之父母妻子兄弟等心中之悲愁，卽戰爭所生之經濟的損害之程度與結果，比較平常所見到的已差得遠了。普通都以經濟進步爲下等的與不十分緊要的；這種見解或者爲富裕人所自然有的，在他們看來，所謂經濟進步者，不過買一輪摩托車 *Motor car*，或休假日作外國游以代海濱而已。然從社會上的貧苦人階級一方面看來，經濟進步實爲享受許多精神的財貨之第一條件，且爲生活之第一條件。譬如一個人口過多的家族，住在一條不潔不道德的陋巷裏，其間兒童之死於不衛生者占半，所剩下不死者則無智無識而殘缺的生長起來，——這樣的一個家族，苟非先改善其經濟狀況，則心力的或精神的鮮能有進步。不必那社會的最低階級，經濟進步實是求好教育，求相當的婦人生活，以及求爲堅實的且國民的進步之所必依的前途之廣闊與自由。

所必須的。爲社會的正義作一個有力辯護，求所與於怠惰者當不若普通人之多的社會改造，不是出於那些最被壓迫或最被虐待的人。終拿破崙之戰，那時英國之地主們，不息的增加其地租帳，於是大多數的賃銀勞働階級，愈沈淪入於貧苦之域。僅因後來多年之平和，始能有稍公平之分配。那富者方面之希望，欲使人不想求社會的正義，不消說得多少無意識的作了近世歐洲戰爭之一動機。各處各地，那些富者階級及代表富者利益的政黨，爲煽起國際的憎惡，及勸誘工人對於外國人生敵愾心的重要主動者。因此，那戰爭與戰爭之恐怖，生出兩層結果以妨害社會之進步：其一，減少可利用以改善賃銀階級之狀況的手段；其二，教人以利己之唯一方法，在於損他國之人，因之使人不能想及一般的改善之必要與可能。爲打破此種迷妄，於是國際的社會主義以興；今姑無論這社會主義的思想是怎樣的一個經濟上的原理，他的國際主義實足使他爲近日政治上最健全的勢力，而在

目前之混沌漩渦中，要算他是保存幾分判斷力及人道觀念的唯一大團體了。

然戰爭諸罪惡中之最大者，就是純粹的精神上的罪惡：憎惡啊，不正啊，不顧真理啊，人爲的鬪爭啊，此等諸惡，苟各國民能一次征服其固有本能之盲目，及反社會 Anti-Social 的利益之惡影響，如軍備與其從屬的報紙等，則將見有真正的利益之一致及人性之重要的同一在，而百計以愛代憎惡了。

那曼安其兒 Norman Angel 氏很明白的說破：那用國際的鬪爭之全部語言於文明國之鬪爭，其不真確爲如何，所假定戰爭勝利之利益，其虛妄又若何，及平和時各國所想像的於經濟競爭時互相加害之損傷，其虛僞又是若何，這問題之重要點，不十分在其直接的經濟上之應用，而在其所供給的各個社會之關係上的更善的精神衝動之解放之希望中：要愛我們之敵人，無論怎樣的願望，終非易事，所以我們能自覺敵愾心是發生於盲目，不是發生



於什麼不能免的物理上的必要是很好的。

## 三

曾有過一次戰爭，其造福於人類之多，能超過我們所論的諸害惡嗎？我想這種戰爭古代有過了，但決不是那現在的外交家所有關係的，現在陸海軍所預備的，及這次關爭所例示的那樣的戰爭。爲欲分類起見，可把戰爭約分爲四種，不過所有的戰爭，不能清清楚楚的屬於那一種，這是自然的。照以上之條件，我們可分爲：(一)殖民戰爭；(二)主義戰爭；(三)自衛戰爭；(四)耀威戰爭；這四種戰爭中，我說那第一與第二種通常是正當的；第三種除對抗劣等文明之對敵外，鮮能作爲正當；那第四種，就是這次戰爭所屬的，就絕不能說是正當了。我們現在依次研究這四種戰爭。

我所說殖民戰爭，其意義是：以逐出某土之全部居民，而代之以異族之侵入者爲目的的戰爭。古時戰爭大都屬於這類，我們於喬休亞書中 *Book*

of John Bull 就可得一實例。近代如歐人與北美印度人，毛栗人，及其他溫帶地方土人之戰爭，亦是此類。這種戰爭，都沒有『術語上』的正義，而比較其他戰爭，也容易流入更殘酷之域。但如我們以其結果爲判斷，則斯種戰爭之作，不能引爲大戚。因爲他有以開導適者生存爲主之功勞。——一般戰爭雖都以此爲號召，但全屬虛妄。——而世界上之文明部分，得從地中海之鄰近推及於地面之大部分者，亦有賴於是。十八世紀好稱頌野蠻人之德行，至比之宮廷之頹廢，然竟不費躊躇將這些高貴的野蠻人逐出北美之獵場了。我人今日殊不能非難此種歷程，蓋美洲大陸之能得歐洲文明者，正賴有此舉。但欲使此種戰爭證其爲合於正義，則彼殖民者之文化與被逐之土人之文化間，非有極大且不能否認之差別不可。而侵入的民族，又非適合於該地之氣候而能繁殖者不可。必須這些條件具足，其侵入乃可爲合於正義，然實際的驅逐土人之戰爭，仍以於不妨害植民之範圍內，力

求避免爲善。有許多富於人道觀念的人，將於理論上反對此種掠奪形式之能爲正義，但我想不出有什麼實際的或有力的反對論得以成立。

然此種戰爭在今日已沒有。白人所居之土地，都已適當分配，白人對於各白種族或各黃種族，未見有什麼顯然的優越，欲把黃白各種族驅逐，無論怎樣終還嫌力不足。除了小的懲罰的出軍之外，真正的殖民戰爭不能再有的了。今日之所謂殖民戰爭者，其目的不在以侵略的民族全佔他人之國土，而僅在獲得某種管理上及商業上的利權而已。因此，實在說起來，這種戰爭與其當他作照舊意義的殖民戰爭，不如說他是屬於耀威的戰爭之爲愈。但自然亦有幾個例外。第二次巴爾幹之戰，希臘人向布爾加林人 Bulgarians 開殖民之戰爭；逼他們所欲佔據的一塊土，他們把男子一齊殺盡，女子則盡數掠去。但這種事件，那僅僅的足以使之正當的一個理由不會具足，因爲侵掠者之文化未見得高於被侵掠的。

但一般人并不顧什麼殖民戰爭已屬過去之事，他們對於戰爭之感情與信念，仍爲適合於從前使殖民戰爭可能之條件的感情與信念。當這次戰爭開始後，英國有許多人都想像如果協約國戰勝，則德將不國；即德將『滅亡』或『粉碎』，而當這種語句之呼聲甚高且欣喜時，他們毫不想及這些都是無意味的。須知德國人民何止七千萬，縱然我們以大幸運得大勝利，也不過殺掉他們二百萬至多了。他們仍有六千八百萬人民存着，不出數年，那戰爭所損失的人口即將恢復。德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而已，他是一個『民族』，以共同語言，共同習慣，共同理想結合的。無論這戰爭之結果怎樣，這民族於此戰爭之終結仍能存在，其力也不能永久屈服。但關於戰爭之想像，仍不能出希臘詩人荷馬 Homer 及舊約全書之支配；不知環境早已變了，因爲那些著作的作者，都是叫作『實際的人』，說是沒有謬見的，而那對於現代世界有些了解，及不爲那種語句所迷的人，是叫作夢想的理想

家，空想家，叛逆者，及仇視祖國而親熱他國的人的。倘能明此事實，則文明國間之戰爭行將絕跡，因為他是本來錯誤的。人們之感情，往往遲留於其政治組織之後，而事實之不容感情者，則不能承認。因欲發洩其憎惡，自驕，強暴，故人們對於政治學上與經濟學上之極明白的事實，無意識的盲目起來了，於是近時之戰爭，竟仍以原始人於原始時代所發明之語句與理論爲號召。

#### 四

第二種戰爭，有時可以說是正當的，可名謂『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所屬者，如新舊教之戰，與英美人之獨立戰爭是。在這種戰爭中，各方面——至少也有一方面必有一個信心，以爲人類之進步，端賴採用某種信仰或制度，而其他方面則因盲目或自然的缺陷的緣故非臨之以干戈不肯認其爲合理。譬如有個信教自由的民族，因抵抗他民族之執一異信條來迫其

信從而戰，則此戰爭可說正當。以此而論，我們對於荷蘭之反抗而司第  
二 Charles 二時英法之聯軍進攻，亦可稱之爲正當。然主義的戰爭之足稱  
爲正當者，遠不如當時身逢其事者所信的那樣多。對於人類真正有價值  
的主義，而謂唯用武力乃能宣傳者，極少極少：通常須用戰爭以防衛的主義，  
必非人類的主義之好的部分，而爲其惡的部分。既然如此，那末這樣的主  
義戰爭，徒長惡的部分之勢燄而已。就是一個國民以防衛信教自由而戰，  
但其人民中有不信信教自由者則如何，豈非也要對於他們施行強迫手段  
嗎？爲德謨克拉西而戰者，倘使此戰爭既長且烈，則其結局必將不贊成  
戰爭之人完全剝奪其各種權力。喬治德利維而英 (George Trevelyan) 有一  
篇極痛快淋漓的文章，說明我國之內亂，其終極歸宿的損害，其超過無論圓  
頭黨 Round Heads 或保皇黨之理想是一樣的。『勝利者之呪詛在於生，不在  
於死，當他們目擊王政復古不是像從前那樣極華美的極忠誠的而爲無國

家無帝王的腐敗與自利時，差不多連上帝的信仰都失掉了。圓頭黨之噁聲早已滅絕，但那花園之沉默仍不失其不變命運之重負，覆蓋於攻者與被攻者兩方，他們急於互相破壞，而僅許彼惡劣者之生存。這反對的兩個理想之共通命運，雖非不易的，然常為以武力維持理想之結局。故雖對於這種戰爭不能絕對的都斥其妄，但我們於無論那個特殊的戰爭之求直，以為戰勝後當有某種重要之主義產出，須加以極懷疑的批判玩味。

有人說：這次戰爭，是保衛德謨克拉西的戰爭。我不知這種說法曾為「賊」[Theft]所首肯否，為協約國穩固起見，我深望其不然。我對於一般謂德國戰勝有害於西歐諸國之德謨克拉西的說法，不欲深論；我所欲論者就是在英國很占勢力的一種信仰，以為如果協約國得勝，則德謨克拉西可列為媾和條約之一部分，以迫彼沮喪之德國。作這種思想的人，忘記了德謨克拉西之精神，而僅崇拜這好名字。須知德國之政府的形式，乃德人所願欲

者，若別個勝利的異國強爲之改變一種形式，則無論若何合於德謨克拉西這個好名字，可是與其精神終不能十分和諧啊。人們對於其所信爲重要的理想，熱烈的希望其勝利，那是不錯的；但至於相信他們的理想，可用武力代和平的善導以促其進行，就不免爲陷入不當的躁急之徵候了。用戰爭以主張德謨克拉西，不過廣一些的步伐那些用刺客之匕首無政府主義者之炸彈以求德謨克拉西之誤謬，其結果之悲慘，則尤甚於是焉。

## 五

現在要研究那『自衛戰爭』了。這種戰爭除基督與托爾斯泰對之要排斥外，差不多是普遍的認爲正當的。自衛戰爭之目的爲正當是很便的，因爲據我所知，從來所有的戰爭沒有一個不是自衛的。兵法家對我們說：真正的自衛是侵略；各個強國亦都相信他自己之壓力，爲世界和平唯一的保障，且非把其他諸國征服，則世界和平不得實現。如這次戰爭，塞爾維亞



爲自衛計，故反抗奧國之殘酷的侵略。奧國呢？亦爲對付其所信爲塞國所鼓動之破裂的革命醞釀，故亦爲自衛。俄國則爲保衛斯拉夫民族之領土，反抗條頓民族的侵略之恐怖；德國則防禦斯拉夫之蠶食，而保衛條頓之文明。法國則對於一七八〇年往事之復現 *Repetition* 行抵抗，故爲自衛；而英呢？僅求保持其原狀，爲自衛而抗禦其將來的有害於其海上優越地位的恐怖。他們兩方都以自己之戰爭爲自衛的，但從其對手方面看來，都是一種邪惡的偽善，因爲無論那一件事，一方總是以征服一個目的爲其自衛之唯一的手段。自衛之主義一日承認其足爲戰爭正常之好藉口，則此誅求無厭而起之悲劇的戰爭一日不能消滅。在某種事件上，當異樣的文明相衝突時，自衛的戰爭亦可目爲正常，其所根據的理由，一如主義的戰爭。但我想，就是當作實用的政策而論，倘人們有勇氣實行，那無抵抗主義實含有無量的智慧在裏頭。敵人來侵略而受其害者，其受害正因爲抵抗的緣

故：羅松白公爵采邑 Duchy of Luxembourg 以不施抵抗故，得免敵軍之占領其他各邑。一個文明國民能以征服為抵禦他國之手段，在事實上并不像一般所料想的那樣多。英國與德國兩方面，都說是為生存而戰；但這個語句裏，含有許多思想之混亂，為不合理的恐慌所引起的。即使吾們得了完全的軍事勝利，但不能搗毀德國；反之，即使我們的海軍完全覆滅，倫敦為普魯士人所佔據，德國亦不能毀滅我國。英國之文化，語言，製造業，將仍然存在；而以實際政治而論，德國要想於英國施設一專制政治，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德人如不遇武力之抵抗，而得任意所欲占領地土，則將失掉其圍於軍事勝利的獸性之四圍的光榮與勇氣，而德國自己之輿論將使迫害不可能。我國自己處理殖民事件之歷史，已示不少的實例，在這種境況下，要拒絕自治是不可能的。總而言之，抵抗敵人侵略之方法，適使敵人之侵略成為災害的，且足發生恐怕，使敵國因之而思其侵略為正當。在文明國間，無抵抗

看來不僅爲高遠的宗教理想而已，且爲實際的智慧之進徑。實行路上之障礙，僅是自傲與恐怖。但以軍事光榮爲自傲者，可以更高尚的自傲征服之；而恐怖，則可消除於清楚的看出近世文明國民之有堅固性與不可破壞性。

## 六

我們所欲研究的最後一種戰爭，就是我所稱爲『耀威戰爭』的。耀威祇能作爲戰爭原因之一要素，但往往爲一極重大之要素。在這次戰爭中，當戰事未曾實際勃發前，耀威差不多是所包含的唯一的東西；及戰事開始後，別的及其他許多重要的事故乃發生。奧國與俄國間之起初的問題，差不多全是一個耀威問題。巴爾幹百姓之生活，無論奧國之官員參與或不參與審問薩拉其夫之暗殺案內之假定的塞爾維亞共同犯，一點不生什麼善的或惡的影響的。戰爭所由以起之重要問題，在於所謂巴爾幹之霸

權，這完全是一個耀威問題。人們願望勝利之感覺，而恐怖服從他國之要求後所得的屈辱的感覺。不捨勝利，不忍屈辱，他們情願加世界以一切禍患，爲現在所受者，及種種疲弊困乏，爲將來恆久所不能免者。加這些害，及忍這些害的甘心，差不多普遍的受稱讚的：說什麼富於精神，不愧爲大國民，能不負祖先之傳承。有微細的道義之徵候，則以畏葸目之，受者引爲羞恥，而對手之方面亦以此爲嘲笑之柄。個人間之決鬪尙風行時，此種意見亦同樣的存在，有幾個仍保存這種風俗的國裏，仍有這樣的意見。於今日之盎格魯薩克遜世界上，總已認明那使決鬪成爲不可避免的『名譽』實是一個愚妄。總有這一天到來，那時候國民之名譽，如同個人之一樣，不以其甘心動干戈爲斷：這或者不是過奢的希望。然這樣的變更，欲於國事尙操諸外交家手中時希望其實現，殊不可能，因爲這些外交家全以外交或軍事之勝利爲職務，而他們的生活狀態，又使他們全然不明真正重要的一切政治

的與經濟的事實，及足使現世界與十八世紀判然不同之思想及組織之變遷。如果於引健全入國際關係上力求其進步，則此種關係今後須操於少強悍，少貴族氣，多與平民生活接觸，及不爲過去時代之偏見所束縛的人的手裏；而普通教育，亦不可教以憎惡外國人，及最小之勝利值得以最大之犧牲交換等說法，務須以發生人類休戚相關之意識爲目標，及卑視那些目的，爲外交家所時常鬼鬼祟祟想其爲適合於保證國民之人格與勇氣的。

過去時代人類爲之而戰的那個目的，無論他是正當不正當，在今日文明國民間之戰爭上，不能再得了。傳說，財政利益，政治之不誠實，與戰爭的時代錯誤有極重大的相連的關係。但希望這次搖動人類良心更甚於前昔的之戰爭，會生出一反抗古時方法的反動力，且能引各個疲憊已極的國民，使歸於四海同胞及共同協作之途，爲他們之統治者所從來否認的：這個希望，或者不是幻想的。由列強組織一議會，公開的審議以解決一切爭

端，這種辦法無論怎樣的反對，終沒有理由。實現這種辦法，除開那些治人者之意氣自豪，不願於其自己的意志上有什麼東西以拘束之外，再沒有什麼障礙了。此極大的悲劇達到其所自營的慘憺的結果時，憎惡與自我主張之感情變為普遍的憐憫與慈悲心時，各民族或將覺悟前此之戰，實為盲目的與迷妄的，而憐憫之道，即是一切人類共享幸福之道。

## 戰爭與無抵抗

此文轉錄一九一五年八月「大西洋月刊」

用武力以對付他人，無論如何終是錯誤的主義，瓜葛教徒 *Quakers* 與託爾斯泰極端的持之，但大部分人終以為與文明社會之生存不相容而拒之；這裏，那大部分人之拒絕確乎是不錯；但我意以暴力抵抗為最良方法的機會，決不若一般人所意想的那樣多，倘認這意見的人更為廣多，則許多極大極重要的文明之進步當可造成。那所謂「自衛權」者，詳言之，看來其

應用之範圍僅是極小的一些，至擁護之的辯論，每含有政治問題上的及誤解品行之最善模型的兩個錯誤（註一）。

凡主張人類之行爲須在助長某種目的——不論所選的目的的是什麼——者，決不會希望什麼絕對的，確切不移，天經地義的行爲準則。不誑言，不盜竊，不殺人，這三條在普通事實上是極好的格言；或者因爲好惡是非之心大率相同，所以大部分人只要一些不疑的遵從他行較之逐事計功爲好，可是很明白的，在有許多事實上，誑言與盜竊却可以算是正當，而在有幾個說或種戰爭是不錯的人說起來，殺人當然亦可算是正當。託爾斯泰判斷行爲之正當與否，不以其結果爲標準，而觀察這行爲，本來是正當的還是不

（註一）前在一九一五年正月份『萬國倫理學雜誌』上曾作過一文論這個問題了，但我那篇文裏的議論太簡略，

致招人誤解，似有詳述之必要。本文之作，乃對於同誌四月號比雷教授 Professor Perry 作一個部分的

答復，但我曾想好這答文與其爲辯論的，不如爲說明的之妙。

然·因此他可以說：沒有一件用武力的事是正當的·但我意我們之判斷行爲，須以其能提高我人所認爲優良的生活或優良的社會之能力爲標準，我們不能希望我們的道德格言如此之簡單，而且我們必須希望這些格言不是天經地義，而有例外可尋的；我們無論說什麼，總須視爲實用的格言之性質，可用常識以應用之者，不是論理上的普遍的法則，須以極端的例爲之證明的（註一）。

泛言之，我意武力之使用，當其爲中立國官員遵照法律以命令，以一般的利益不是最初的即以戰爭者之一方之利益爲利益時，可以算是正當的。在這個根據上，假使（有時確是如此）那官員之使用警察，不單純爲權力之所有者之利益，而在一般的利益，則警察之使用武力，自然是正當·國際間的

（註一）比雷教授用了一個極端的例以反對我，但我已爲這種例設留餘地，我承認自衛戰爭有時卽爲主義戰爭，亦可以主義戰爭之根據以求直。



事務，倘有一個由強有力的各列強所組織的評議會，足以彈壓無論什麼好侵略的國民而無難色，則所用以強迫國民使遵從其命令的陸軍或海軍，可以警察力視之，而其所根據以為正當的理由，一與警察等。我意用這個方法以求終極的得到普遍和平，較之採用無抵抗更為有希望。但如有一國能使之採用無抵抗，果能為其善良政策與否，這個問題與這裏所說無關。列強議會一日尚未存在，則命令抵抗之中立當局者亦一日沒有，而當被攻擊的國民自身立於判斷者地位，以判其事時，其抵抗攻擊我們須研究其為正當與否。

於私人間的爭執上，無抵抗之正當尤為顯而易見。假使我在路上碰着了那傳說裏所說的攔路強盜，他要我的金錢或生命，我就是有能力可以在他未發槍之前先發槍擊他，但我寧可不費躊躇將金錢送他。我之所以要這樣做者，并非出於膽怯或缺乏精神，實在因為在我良心上，寧願失去金

錢，不願人之流血。與此同樣理由，倘我被迫而從事於決鬪，我寧願使敵人擊我，不願我之擊敵人。我想信我這樣辦，一般有人道觀念的人一定贊同我的。但如敵人是一個無價值的人，而我則新近於數學上有重要的發見，尙未錄出，則我之傷害敵人以圖自保，可說是正當的。照此而論，文明社會抵禦野蠻人以自衛，亦可說是正當。但文明國民間之鬪爭，則更像兩個反對的形而上學者間之鬪爭，大家都說自己的學說系統可以稱讚，別人的一無價值，豈知從旁觀者看來，這兩人明明白白都是同等的迷妄。

在私人的日常生活間，大部分事件都可用一個不用暴力，不服暴力的二重的主義以對付之。大家都知道柏拉圖的名言：作不正行爲以侵犯人者，那侵犯者比被侵犯者更是可憐。但讀這句話的人，都付之一笑，當他是優美的文辭上之逆耳言，不拿來當作指導生活之實用的智慧。還有一層，用武力以強迫他人之意志，就是在有幾件事上可以說是正當，但終不免生出

一個殘忍慘酷的精神狀態，其內部平和之破壞，較之能自外面來之不幸尤爲利害；人生所能獲得之最大的善，是把意志與慾望趨向普遍的目的，廓清那屬於本能意志之自我主張。人苟一次明白了這個善，則不想再有什麼私的目的值得爲之而戰；即使有時願加入戰爭，但其目的必不在一己之生活，因爲他一己生活之最善的，不能爲他人所奪去。雖他不會強使人同其目的，然其自己之普遍的目的也不會被別人所轉變；他自己既不願命令別人，自然也不肯被別人命令自己。他保持自己的自由，與尊重他人的自由，一樣同其細心。

一點沒有差別，對於國民間之行爲，也可作如是觀；但是不成，因爲被許多傳說的辭句什麼『名譽』啊，『愛國主義』啊，『神聖的傳承』啊，或『保護婦人和兒童』等所阻礙了。或以爲一個國民不以武力對付武力，必是爲懦怯所襲了，而其文明上所有之一切可寶貴的，必皆盡失無疑。這兩

個觀察都是錯誤。以消極的不服從對付武力，其需用勇氣尤大，而更能保存民族生活上之最好的要素。其於阻止武力之使用上，也更為有力。人苟能信之，這就是實用的智慧之門徑。但我恐人之信仰愛國主義之為道德已深，而歡喜用武力之鬪爭以顯其優於一切者亦已利害。人之反對力即權利之主張者，恆謂倘顯出力在他們自己方面，則不能證明了。然僅因他自己方面是錯誤，所以不能證明，而其辯論不過顯出他們確是信仰他們所假託反對的主張。那些純粹不信這主張的人，不會以他們方面之得力，因而不能證明之。

假定英國受了幾年消極的抵抗乃比戰爭為有效的防禦品之原則的教訓，而解其陸海軍之武裝。更假定英國同時宣言於衆道：英國決不用武力以對付來侵略的人，大家儘可自由侵來，但外國當局者要來出號施令，那是無論如何不會遵從的。那麼將怎樣？

我們爲繼續辯論起見，姑且退一步說，假定那德政府極欲利用英國之無防禦的狀態，但於此德國所首先遇得者，就是違背了所說的德國不是全然殘忍一句話，因爲德國要是這樣辦，再沒有可以推諉其赤露露的侵略之口實了。凡文明國之從事戰爭，必有相當之口實以自恕；他們的戰爭，說起來差不多終是爲了自衛或保護弱者。但這樣一回事，沒有什麼口實可尋出以假借了。德人決不能再像現在那樣的說英國之海軍過重，使別國受其束縛，而危及一般恃輸入食糧以爲活的國之生存。也不能再說我們英國壓迫印度，因爲印度無論何時如願脫離英國而獨立，他亦可以。一切使侵略得以有所藉口的口實，都已沒有。當美國之攻西班牙，乃爲解放古巴人起見，西班牙人則爲此而戰。英國之攻德朗西凡而 Transvaal 詩人勞里愛特 Laureate 泰晤士報，華納彼得公司 Werner, Bolt & Co. 及代表英國民族古代之傳說的帝國主義者的貴族世家等，都鄭鄭重重的說英國之干涉，

於喬乃斯堡 Johannesburg 之英國婦女之平安上，及解放土人使不爲鮑爾人 Boers 之有實無名的奴隸上，都是必要。這種口實欺了許多人，雖不是不願被欺，然總還可避去無法假扮的侵略。據云鮑爾人以征服南非洲之全部爲目的；或謂苟英國捲入一歐洲的戰爭，則開勃殖民地 Cape Colony 將不保，而英國之植民乃有受虐政之憂患。像這樣的辯論，雖在那最侵略的戰爭上，文明國亦會用之以爲護符。

倘使英國無海陸軍，則德國將無所藉口以施其侵略。德國國內之自由分子，對於這種冒險事一定要反對；其餘一切國，德人苟非以掠奪物分與之，亦必如此。但我們假定德國將其國內的反對壓服，而遣兵佔據英國。這種兵既不會遇着武力的抵抗，自不必求其大，而恐怖與凶暴之混合狀態，爲侵略兵在敵國人口中所不能免者，自亦可沒有。軍律不難維持，而戰爭勝利後兵士之掠奪與姦淫行爲，亦沒有機會得以實行。也沒有戰勝的榮

譽可得，連一個鐵十字勳章都不能得。德人再不能自慶其軍事的勇猛，或自以為表現其寧願死於戰場的嚴肅的奮不顧身。在軍人的心上看來，這個遠征隊全是滑稽，不要說會有什麼自誇心，反而要生厭惡之感情了。或者有幾個頑皮的里巷小孩子，受他們打了幾掌，此外更沒有什麼東西會增加這遠征隊的威風了。

雖然，我們再進一步而假定那侵略軍直入倫敦，把王逐出白金漢 Ingham 宮，議員逐出下議院，少數敏腕的官僚政治家，將自柏林來以與惠脫 Whitehall 之文官商酌『文化』 Kultur 如何施行之新法律，管理這樣馴致的一個民族，可不望其發生甚麼困難，而在起初，差不多一切現任官吏都能安於其位。因為管理一個大的近代的國家，是一件極複雜的事，藉熟悉現存機關的人之力，以推助其轉變，想來還是一件好事哩。

但在這一點上，如果這國民示其如戰爭時所顯之勇氣，困難就來了。

一切現任的官吏，將不願與德人共同協作。此中之優秀者，則監禁之或竟至鎗殺，以鼓動別人。但如別人亦執之固，不肯承認或傳達德人之命令，依然執行那舊時英政府與英議院所制定之法令，則德人必一齊開除之，連最低微的郵夫都不留，而用德人以補其缺。

這些被開除的官吏，不能一切監禁或槍殺之：因為既不會有戰爭，這樣的完全殘忍行為不在問題之內。德人要忽然一無所據而造出一行政機關，這是大不容易的事。無論他發出什樣的布告，爭奈人民無視之何。如發一個命令道：一切學校須教授德文，那學校教師仍繼其舊日之教授，一若不曾有這種命令者；倘將這些教師開除，父母便不再送其子女入學校了。倘德人命令英國之青年須服軍役，則青年惟有拒之而已；即使槍殺了幾個，不久就要失望而置之。如欲於港灣徵關稅以增加其歲入，則必用德人為稅關吏；於是就要引起全部船頭勞動者之大罷工，而此增加歲入之計劃遂



不能行。占領鐵道呢？則服務鐵道的人亦要罷工。凡所接觸的地方無不立即麻木，於是就是他們自然也會明白，除非與人民調和，在英國一事不能做出。

用這種方法以對付侵略，自然非有堅強不屈的精神與訓練不可。然堅強的精神與訓練乃戰爭所當須的。教育上以產生這些性質供戰爭之用為方針者，亦既有年。現在這些性質，已有很廣泛的存在了，差不多每個文明國的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的政府以為是適宜，他就情願去死於戰場。現在所用於戰爭的勇氣與理想，用教育使之趨入消極的抵抗之途，直易如反掌。我不知道迄這次戰爭的終局，英國所受損失當若何，但如達到一百萬，沒有人會驚異的。如果用消極的抵抗，損失自然比這個數目要小的多，然已足使侵略的敵軍明白，要征服英國使受異國之支配為不可能之事。且這種證明，一次已足，不須若戰爭的幾次也難說。

在一切德謨克拉西的國內政上，我們方才所說的方法，真是屢試而屢增大其成功；即以俄國而論，一九〇五年之憲法，實得之於總同盟罷工急進派效法軍國主義者之手段，以炸彈及暗殺從事了好長遠，沒有用處；他們一無所得，反貽當局者以口實，使他們的殘忍壓迫有所藉口——不單使當局者對於公衆有所藉口，就是使他們對於自己的良心也說得過去，因為他們看自己好像軍士一般，在公衆事務上，須如勇士之對於死一樣。多年無效果的激烈行動，仍以消極的不服從方法獲得片時的勝利，後來又以分裂與歸復激烈而失其所得。在一切德謨克拉西的政府之處理勞動爭執或不能調和的少數人上，這同樣的消極抵抗之力用着。於文明的，精密組織的，高級政治的國內，非先得被治者之允許，政治不能任意執行。無論什麼東西，就是有一部分人須得之以救飢救死的，也可以政治手段得之，不須用什麼武力。夫僅爲少數人所希望的事物，已是如此，何況全國國民所同心

希望的事物，自然是更要千倍的真確了。

然而或有人會說：雖德人不能實際的占領英國，或剝奪我們內國自治，但他們有二事能使我人受其致命的傷：他們能奪去我們的帝國 *Take away our Empire*，及以絕糧的威嚇，向我們橫征暴斂。

德人不能奪去我國之自治的部分，因為他們要是這樣辦，必然遇着那與管理英國同樣的困難。他們所能奪去者，祇是我們所用武力以維持的幾個部分，然此適足為我國自驕之一打擊：壓制隸屬的種族，是愛國心的滿足之主要源泉，而德國之妬忌我們，大半亦是為此；然在正誼的或仁愛的人看來，這并不是自驕之源泉。歐人之管理未開化人，在事實上實是一件極貪鄙的事。所使用的人中之最善的，即從事於管理之事業者，他們孤索獨居，多以熱病而死；其餘則以販賣酒與土人，或使之掘礦以致富。不多時，土人墮落了；或以溺飲而死，或自白人處傳染疾病而死，或則以掘礦過勞病瘵

而死；其存者則野蠻之惡德未失，而文明之惡德又加上。無論什麼民族，要求幸福，惟有將此自驕之源泉剔去，須知這是德謨克拉西的社會生活中之墮落與不道德之病根啊。

德人能以斷絕糧食爲威脅，向英人橫征暴斂，這果然是不錯。這種要求的倫理，與那欄路強盜之『要你的錢或命』一點沒有兩樣。因此，使有理的人寧捨其錢，不擊人或被擊的理由，亦可使有理的民族，寧供其賦稅而不以武力抵抗。外國人理論上所能強取的最大數目，當無過於全英國土地之經濟的租稅，及自然的富源。實在說起來，經濟的租稅，可稱爲可以，且在歷史上曾經爲這種手段所強奪。現在所付於地主之租稅，發源於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及其從屬的貴族之強奪。法庭乃出於那時候之設立，而他們所施之法律，所關於土地者，祇爲刀劍的力之代表。英人因爲無能爲及缺乏想像力，所以到今日還繼續付與地主以極大的數

目，其實他們除了略取以外，並沒有什麼權利可以取此租稅。勞働階級，商店員，製造工人，商人，文學家及科學家——使英國在世界上占若何位置的一切人——於英國之地租，至多只能有極小的及偶然的一部分。其得享用一分者，則用其地租於奢侈，政治的墮落，殺禽鳥，與減少及奴役農耕區域之人民。這種的生活方法，就是一切英國男女所最爲稱讚的：那些幾乎要得之的人，則努力求其全得，其離之尙遠的人呢，則讀些關於此的小說以自慰，一如他們的祖先之讀天堂之快樂一樣。

如果德人欲於英國橫征賦稅，則此種怠惰的富者之生活就難保了。一切英國之不積極有害的東西，不會動搖的：貨銀與其他勞動之收入，苟不減少英人之勞動生產力，則不能減少之，然如是，則又要減少英國貢賦稅之能力了。倘能將我國內富而怠者淘汰，則英人之紳士氣的本能或可絕跡，而以稱賞真正的功績代此出口。如德人能影響及此，則其征賦稅爲不算

過甚了。

德人所征於英人之賦稅，較之英人以抵抗德人故而自征之賦稅，究竟其數目將大呢，還是不然？這是很可疑的。大戰終了後，英國所受之損失幾何，尙未知道，但如假定之爲十萬萬磅，當不算過甚（註一）。算來是四十萬磅一年。這許多數目，連同海陸軍每年的經常費，我們倘以之付與德人，較之大戰終了以後我們所應當付的不會缺少的了。這樣說來，其征稅的數目，說不定要比較我們所征於印度者爲大了，然德人仍說英人善於經商，且其管理印度完全爲自利起見。倘德人果是這樣想，則我們很難假定謂德人雖受了這樣大的賦稅，恐仍難滿其慾望。同時我國之青年可免於死，我國全國民之道德墮落可以避免，而文明之標準，經過較現在狀態爲和平的數世紀得來者，可不致低下。

（註一）現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已證明這是過少的估計。

自然，上面我所說的都是空想的，頹廢的，及不能與真實接觸的。我會假定，人於某程度內是爲理性所指導的，他們的行爲，乃趨向那種目的如「生命，自由，及求幸福」等進行。豈知不然。一切國家於其對外的關係上，其所求之主要目的乃死，奴隸，及不幸（施於他人的）。惟以此種目的爲先，不顧其自身之幸福，乃能成立愛國主義，乃能顯其能超脫物質主義，而踴其身於商人之商業的與摸金的 Money-Grubbing 水平線之上。普魯士人以情願與他國人同死爲榮。他的尊貴與脫離市儈臭味，都在他的希望他人之不幸較之其自身之幸福爲尤甚一個事實上。我人各有一個普魯士的潛力 Prussian Lucking，足使我人拒絕一切不以傷害他國民而得之國民的利益。就是這一種潛在力在我們的本能中向我們說道：那無抵抗的法則是要屈服與懦弱的，不是大而且自負的國民所應當有的，不能盡我們懲戒別國之同樣的自負的職務。

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或是在國民的生活上，道德方面都有自負所處之位置的。自負，以其爲道德而論，即不管外界有什麼壓迫加於其身，決定不會轉變其所認爲好的目的。康鐸西 *Condorcet* 可說有自負，因爲他定了死罪以後，還用其末日之光陰著了一部關於人類進化的書。那些逢着了迫害，尚不肯取消其宗教的信念的人，可說有自負。這樣的自負，是勇氣表現之最可貴的一種形式：他可以顯示意志之自決，即精神的自由之要素。但這樣的自負，須有一個如何構成人類幸福的正確概念爲之補充，又須有尊重他人之自由，一如保存自己之自由一樣的絕對的心思，爲此自負之共存的伴侶；與此同種的那一種自負，於民族生活有利而無害；倘然我們不歡喜戰爭，而別的民族則歡喜的，那末讓我們不戰爭過生活，以示我們民族的自負，無論別的民族怎樣的誘惑我們，使我們舍棄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從他們的，終是不管。我們明白德人以猛烈的憎惡心憎惡我們，而且一向想信



我們之對於他們的感情，一如他們之對我們；因為無報酬的單面的憎惡，與無報酬的單面的愛，同樣的無味。不去滿足他們的慾望，就使他們愈覺困難了；但因為我們能使我們的抵抗離開苦痛，我們對於敵人方面所有應得攻擊的某種東西上贏得了一種精神的勝利，實在那種勝利比較以槍劍贏得的無論那一種尤為重要。

但這種自負，不是那些愛國家勸我們發揮的那一種。愛國家所歎美的自負，是那種以打敗別人為目的的一種；這是權力的自負。方才猜想到德人欲得摩洛哥 *Morocco* 與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我們就自負以為我們阻止了德人之野心掠奪這兩處；方才知道鮑爾人 *Bowen* 心裏要想獨立，我們就自負以為我們把他們屈服於我們治理之下了。這種的自負實是屬於愛威權之中的。威權與權力，惟於強迫他人從事於他自己所希望的事上，乃能完全顯現之。所以其自然的結果，那些極愛好權力的人，就要用武

力以迫壓其所欲制服之人之極正當的慾望，并加之以苦痛。在民族中，那就是造成一個民族的歷史，只有害於別民族而無益於人類的。如果我們不以所作的惡，而以所作的善自負，那末我們應當把莎士比亞 Shakespeare放在納爾遜 Nelson的紀念碑上，而以愛不司蘭室 Napoleon Bonaparte給與達

爾文 Darwin。但各國所最尊重的公民，大率都是些最會殺別國的人。

就是這種愛好權力的自負，使我們對於雖不十分重要的事，也一點不肯讓人。德人懷抱一種領有非洲沼澤 Victoria Swampland的慾望，這種沼澤我們英國方且嫌多。英國人中除開幾個金錢勢力家外，沒有一個人能於領有這些沼澤上得什麼利益的，這些金錢勢力家大半都不是生於本國的。如果我們是有理性的，那末對於德人之慾望可以奇異的妄想視之，就是讓他滿足了，於國民的真正利益上也沒有什麼損失。乃我們不是這樣，把德人的慾望看作罪惡，而以我們的反抗為合於道德。我們教學校裏的兒童

快樂，因為地圖上許多部分染了紅色。因為欲地圖上紅色染得愈多愈好，不惜犧牲我們所先導於人類的自由理想，而在必要時，還肯採取那普魯士精神的許多極惡的形勢。這是因為我們懼怕那外敵，要殺我們的靈魂。其實一民族的靈魂，要是他是一個自由的靈魂，沒有什麼奴隸根性與壓制，決不會被外敵所殺的。如果人們見到這事，那末各民族互抱的大恐怖，將為一比較外交官與軍閥的更好的自負所消滅。

世界上陸海軍所以維持者，有三個原因：膽怯，愛威權，及好流血。

因為膽怯，故不敢用消極的抵抗方法以對付侵略。要用這方法而不失敗，其所需勇氣與訓練，較之戰場臨死尤為重大。但我信英國如果將教育與道德教訓趨向這個目的，不向那好戰的勇武，則英國儘有勇氣與才能為訓練之用，使消極的抵抗得以成功。亦因為膽怯，故使人寧願採取舊的手段，即求強過敵人（這種手段祇能成功一方面），不採取需要想像與整理

傳說的標準的新手段。然我們苟能跳出陳腐的慣例之外而想想，就有許多很清楚的事實足以顯出慣常的政治手腕之愚昧了。德國何以侵略法國？因為法國有陸軍。何以英國攻擊德國？因為德國有海軍。然而人民仍是想那法國的陸軍與德國的海軍，有益於國民的平安。再沒有一件事比這些事更明白的了；再沒有一件事比人的對於這些事之盲目更普遍的了。

世界上陸海軍所以維持之第二個理由就是愛威權。當摩洛哥問題糾紛時，德人宣言謂如果不與他們商議，則重要的事概不能成立。我們視之為最利害的傲慢；但二百年來，我們以此種要求為尋常的自然的了。那些外交家所由之以惹起騷動的事，大率與尋常人民之幸福沒有甚麼關係的；這些都是包含『國威』的事，即一國的權力能使別國不能如其所願以行的事。這種權力，有時一部分基於金錢，然大都依於陸海軍的。假使我們的

海軍小一些，我們就不能壓服德人之欲求在摩洛哥那面的大西洋港口。德人得了卡沙白蘭卡(Casablanca)於我們也沒有損失，然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我們已命令他們出去的思想的快樂。求到這種樂趣，乃海陸軍之第二個目的。

武裝之第三個目的——這是武裝的最初的與起原的目的，其他都是從這裏生出來的——就是滿足流血的嗜慾。戰爭乃男性之本能的活動，獸類與人都是一樣。人類之男性乃羣居的，故其戰爭自然亦結團的。自己團體內之戰爭能禁止得愈不發生，則與他團體戰爭愈能成功。爲了這緣故，法律與警察於是成立。但流血一件事，如果一個人與其其餘同團體的人合伙爲之，仍算是人所能做的事中之最榮耀的。戰爭與婚姻一樣，是一種法律上所允許的某種本能之發洩。然戰爭之本能，與婚姻之本能不同，對於人類不是必要，於文明人中完全有害。在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中，這

種本能最容易萎縮：有許多人差不多連痕跡都沒有了。不幸人老，其感情與思索力俱衰。爲了這緣故，又因權力刺激那愛好權力的心思，那些於政府方面占有大勢力的人，其情感與衝動大率比較一般普通的公民爲野蠻。這些人——大財主，官僚，及有幾個日報的記者，——利用他們的地位，知識，及鼓吹是非的本領，煽惑與刺激那潛伏的本能以流血。他們的計劃成功後，還說他們是爲公意所迫，不得已而加入戰爭。這種行動，與那些散發非禮的圖畫或編製淫蕩的戲劇的人恰恰相同。本來這兩種人應當同樣的看待的；但因爲有一種觀念，以爲欲求殺外人是愛國的與道德的，於是這些人遂尊之爲有功於祖國。他們爲殺人的衝動開了一條路，使得以發洩。海陸軍之第三個與終結的目的，就是滿足這個衝動。

這三個武裝的動機——膽怯，愛威權，與好流血——在文明人天性中不是常常不可拔除的。於輓近社會組織之影響下，都有減退的趨勢。如

果起初的教育與通行的道德標準，都以拔除這些動機爲目的，則能減少之至不爲害的程度。消極的抵抗，倘由一個完全民族的意志，以現在所顯於戰爭內的同量的勇氣與訓練審慎而採納之，則較之陸海軍尤能更完全的保護其民族生活之優點，且不須有輓近戰爭中之勇氣，浪費，與獸性之混亂。

然因爲想像上的努力之需要之大，很難希望進化能向此而行。恐怕非沿國家以內之法律之先例，建立一個世界上的中央政府，能用武力以強制不可，因爲大多數的人都承認，強迫較之現在國際間的無政府終好。這種的中央政府，不當以團體之一部分，而以代表全體利益之資格，行使其可否之命令。不久，對於這種命令的抵抗將見其無望，而戰爭從此息矣。一個中立當局所出發之武力，不會像兩個相爭的民族各是其是之武力一樣，去陷於濫用，或惹起長期的戰爭。我雖是極信如果一個民族懂得其好處，則採用消極的抵抗以代積極的是好的，然我對於終結的創造一中央的集

權，更覺其有望於終止戰爭。但戰爭之終止，非經過一番極大的工作，將人類之道德理想改變不可，須以全人類而不以自己所偶然生在內之一民族之安好爲目的。

## 各國民何以好戰

轉錄「戰爭與和平」二九一四年十一月號

此次戰爭勃發後許多平時持和平論的人，惠而司君 Mr. H. G. Wells 爲之首領。宣布他們的信念道：『這一次戰爭，將使戰爭永遠再不發生。』然細察他們的精神狀態，可以看出他們無意的仍不能不疑這次戰爭究竟能終止戰爭否，究竟他們所必須征服的大障礙物有能力以勝利之否。很明顯的，那些宣布他們的信念，以爲此後不會再有大戰爭的人，實在的對於此次戰爭很歡喜，而且不拘慣常的認識，以戰爭爲不幸，他們反而更歡喜，更有活氣，比較和平時更少華路司君 Mr. G. Wallas 所說的『失意的性情。』他



們的信念以爲這次戰爭將使戰爭永遠終止，很明白的，不是根據於理由，乃是根據於一種無意識的努力以調和其「現在的快樂」與「其誠確而不深感的戰爭爲罪惡之信仰」。我之目的在於分拆及試求了解這種廣泛的對於戰爭之快樂——這種現象，我想是最大不過重要的，從尊重人道主義的理想上看來，英人於其對於遍歐洲之境象的意見或希望上，都不曾十分的注重或斟酌。

當戰爭前危機四伏時，歐洲各國民（如能於遵照英國之情形而解釋的新聞紙上判斷之）之某種本能之發展，其明確與得到戀愛一樣，雖於複雜之程度上則深過之。戰爭中必受損失之人民，似可望其促迫其自己之政府，急求外交的解決了。但在事實上，所經歷的恰恰與此相反：戰爭愈相近，各政府愈變爲平民的，和平的利益忘了，即回憶着也很冷淡而不十分確信，而願望以協商解決，爲各處狂熱的羣衆所高呼。倘最後仍以外交解決了，差

不多要引起普遍的失望，而各政府都要受猛烈的攻擊，因為他太是柔弱，對於敵人的傲慢與無禮讓了步。

這個全部的羣衆心理，表示人性中之一種本能的性情，在有許多國民中，比較其餘的爲強，如德國就是，這是無可疑慮的，但在現在，於某程度以內，不論什麼地方都有勇氣與活力。

此全部的心理之基礎，就是各種羣居的動物之本能，即與其同羣的分子協作，而反對異羣的分子。自然人有一種本能的對於異樣的與感其爲不同的人生憎惡與不信任；全副相當的信仰，有環此本能的憎惡而聚合的傾向，——如以外國人爲惡的呀，外國人有怨敵的計劃呀，他們的風俗是不敬虔的呀，等都是。與此本能的憎惡與不信任同來的，就是一種衝動，和其認爲同羣的人協力，以防禦或攻擊。這個協力與敵視的二重的性情，爲愛國主義之原動力，雖說以這樣原始的一種情感，竟能附屬於彷彿人爲的團

體，如近代的國家或更至國家間的結合，未免有些可驚。

文明人之戰爭慾望中，於此完全的原始感情之四圍，還環着許多別的感情。第一，求騷動的慾望，即求現實上或想像上行使其平時爲文明生活之限制所阻礙的諸種本能的活動。喜騷動，并非爲原始衝動：這是一種，求釋放某種本能——無論那種本能——的慾望，即爲弛散其生活上之許多過當的束縛。於近代的都會人口中，不消說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戰爭之導線；然苟非有別的更直接的與更原始的衝動爲其基礎，則不能行動。

在有許多人，強烈的導火線，乃出於求勝利，名譽，及權力之慾望。在國民的自貴心的影響之下，各大國都自信其自己之戰爭能力與勇氣，較之其餘一切爲優越。在平和的時候，英人每憤於其世界上最大之海軍，沒有機會得顯其功績；德人，同樣的也亟欲顯其陸軍之優良。各人都相信其自己一國的戰爭力，在戰場上將證明，比較其敵人所料想的爲優，而將敗其敵人。

以博榮譽·這是一個極廣泛的普遍的感情，或者於平常的人民間，較之於那些執政的或有公事上的精密知識的人間，尤爲盛行·而在別一方面，思量勝利後之能得權力之歡喜心，又大半活動於那些很熟悉近世史與現代政治的人間：歐洲地圖改色之樂（想像上的），使英德兩國許多智識階級，對於戰爭上的劫掠與殘忍盲目了·一切這許多快樂，倘孤立而無助，則尙爲卑微，又加之以如果敵人不敗則勢難預測之恐怖，於是得了辯解而放任了·

戰爭，在他們看來，是國民人格 Nation's Manhood 之終結的標準，是國民的勇氣與生存權之終結的證據·在戰爭中，不消說兩方都是以熱烈的心從事的；以這樣猛烈鬪爭，把一己的意志強制於敵人，乃視爲一般人所最推崇的與一般人所最願有的勇氣與果敢的性質之優越的鐵證·爲了這緣故，勝利不必由於優越的多數；且因此而以劍戟得勝者，其趣味尤甚於以巧妙使用銃礮而得的勝利·

與此求證明國民人格之慾望俱來的感情，即恐怕被人視爲懦弱或缺少精神足使難於以協議的方法解決。即使理性上願求以協議解決，即使這件事倘不以公然的或隱密的脅迫要求就能和解的，然如恐怖爲了動機，即不能這樣的解決了。在這種環境下，會伴之而生的恥辱的感情，乃危機逼迫時所起之贊成戰爭的普遍的呼聲之最大的一個理由。

這些動機而外，還有一個更理想的，差不多是宗教的動機：就是那對於「國民」的熱烈的專誠，看他是一個實體，自己有生命的，使現在的人民得以生存，而以現在爲善或爲惡而作的傳之子孫，都由於這個國民。與此熱烈的專誠俱來的，就是犧牲自己的慾望，欲犧牲自己，以求促進一個比較一切個人生活上什麼東西都大的目的。這種爲民族幸福的英雄氣質之衝動，比較自我以外之別種東西之種切附屬的衝動更爲廣泛，惟親子之愛情則例外。這是戰爭動機中之最高貴者，宜其不能爲單純的物質思想

——如戰爭所生的經濟上的弊疲——所制服的。

因爲這種衝動的本身是宗教的，與能使人殉教的衝動一樣，惟有以更廣大的宗教乃能制服之，把一己的國界推及於全人類。但這樣的推廣，把那愛國心所潛在的原始的羣居本能之支柱與助力打消了，於是除開了少數有特別的愛力 *Power of Love* 的人外，要變成感情極薄，奄奄無生氣，較之使人甘心死於戰場的專誠差得遠了。就是這一件事，或者比較別的，更足爲平和主義之阻難。

然我對於引導文明國民使放棄戰爭這一件事之可能性上不欲作悲觀。對異族人之團體的敵視之原始本能，爲一般民衆愛好戰爭之基礎者與別的本能一樣，須有適當的刺激乃能引起。敵愾心之最爲本能的，莫如貓與狗，然如一只貓與一只狗在同一地方生長起來，就成爲好朋友了。像此一樣，能與異國人親熱，沒有新聞雜誌的刺激使恐怕與猜疑，看出我們與

他們同的地方比較異的爲多，則戰爭的衝動之發生，自可完全塞阻。對於勝利與權力之慾望，苟非那民族的自負體貼於強大有力的武裝中，則可以於普通的足球競爭及政治上滿足之。戰爭爲一個國民的人格之終結標準之感情，乃基於一個很野蠻的價值標準上的，即信仰肉體的勢力之優越，爲最可欲的優越形式。這種信仰，於文明國之個人間差不多要滅絕了，希望其國際間亦滅絕，看來還不是甚麼懸空的理想。終有一日到來，我們將以莎士比亞與納爾遜爲同樣的可以自豪之人。

一國民之價值標準之改變，并可改變對於一己母國之準宗教的 *Obligation* Religious 信仰之方針。如果物質勢力的鬭爭之勝利，不視之爲一國民之最高的善，則爲公犧牲之慾望，將於戰爭以外別求發展之路，而不限於以損害他國民爲事了。像現在那樣的愛國主義，少不得是一種含有鬭爭的理想，所以是偏私的與不完全的；對於怎樣爲一國的善的概念正確一些，則所

舍鬪爭的要素將滅盡了。

無論如何，得到一個使國民去戰爭的衝動之正確診斷，終是必要的。必有時候，——而以戰爭初終後之時候爲尤甚——各民族的態度平和，而急欲求防止將來鬪爭之方法。或者可以希望，這次戰爭終了以後，全歐洲將有一時之和平狀態；如果最高的永久的善，可誕生於這樣的一個時期內之許多希望上，則萬事需要之前，須先將戰爭之原因，澈底明白。我不信其原因可僅求之於政治家之罪惡上，但還相信在於各文明國民之自古代野蠻時候傳來之標準與慾望上。如果如此，則安穩的和平，唯有求之於經歷一次普通教育，及漸漸的轉變一般人所視爲文明而承認的價值之標準。

## 英德對敵之將來觀

轉錄一九一五年七月號「大西洋月刊」

如果德人會相信，這戰爭中他們之唯一的不能和解的敵心是對於英



國。

對於法蘭西，他們表示了一種殘忍的與輕蔑的愛好。在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及去年八月裏，法國已供給過幾次顯示軍事光榮的機會於德國，則在德人看來，法國之對於德國，也不可謂不厚了。對於俄國，他們祇有一時的敵心，且明白其爭鬪之根據是有限的，而可以調和的。然對於英國，他們表示一種憎惡心，除開了完全破壞英國之勢力外，沒有東西能使之滿足。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曾經作過有大海軍與植民的帝國，但他們從高的境界墮下來了；如果目前態度之德國能得勢，英國自然也不免於墮下。

德人這種態度，不僅限於新聞雜誌之記者，或無思想之羣衆而已；於學者之熟思的著述中亦同樣的見之。歷史家愛德華特邁爾 *Eduard Meyer* 氏，在意大利雜誌 *Giornale* 上，有一篇很足爲代表的從這點上立論的文章，題爲『英國之對德宣戰與將來之問題』。見該誌一九一五年三月號第 286。

300 頁：這位博學的教授，繼莫姆生 *Mommsen* 之後，以德國類似於羅馬，英國類似於加達奇 *Carthage*。他現在不希望決定的勝利，但期望前途繼之以波尼克戰爭 *Panic Wars* 那樣的爭鬪，而得到同樣的終結的勝利。他說：『於美國，歐洲，而於中立諸國尤甚，很不少好的人，相信這一次恐怖的戰爭後，將有長時間的休止戰爭，而和平發展之新紀元，及和諧的國際之平安亦將隨之。我視這種意見爲空想的夢。欲實現此種空想，惟有期之於我們能够實實在在的把英國打得一敗塗地，將他的海上霸權掃滅，因之可得海上自由，而同時更須嚴厲的監督我們的其他諸敵，務使他們永失其再攻擊我們的願望。但我們的希望太高了；看來我們就是得了最後之勝利，也應當大大減輕，以極輕的希望即滿足我們。然而果然這樣，又不妥當，我們不難預測，這和平的期限就不能長了；英國將用其最初的機會以再肇戰事，預備得更好一些，倘不用其舊時的同盟，則更結一新同盟而爲之首，那時必有許

多艱難而流血的戰爭隨之了，於是非到最後決定勝負不止。他又說近世的文明，自今以往要衰頹了，如古代已衰的文化那樣；企圖國際的親善之時代已過了，而『下世紀之特徵，乃為英德兩國間之不可抑制的反對，及苦苦的憎惡。』

與此很相近的感情，在英國大學教授中亦有表現，不過他們的軍事希望稍為穩健而已，他們與邁爾氏一般，希望於此戰爭中得徹底的勝利，以為這是向永久和平唯一的道路。他們希望，無論如何，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而邁爾教授則斷言謂：『凡願欲打破德國之軍國主義者，必打破德國全國民。』

英德兩國之教授的意見，果不差的嗎？是不是這兩國民將繼續其戰爭與互相仇視，非至有一國民完全粉碎後不止麼？幸虧這兩國的人民，不個個都是大學教授，就是德國也不是；而在那些沒有為許多學問所瘋

迷的人間，或還可以希望有健全的見解。此刻兩國都昧於自己的過失，而完全迷在責於敵人方面之罪惡上了；一個極大的且曖昧的經濟的爭鬪發明出來，使他們的敵意合理化，在事實上，其不合理且本能的，正如街上之狗互相咆哮互相撲咬一樣。犬儒派Cynic之言曰：『言語給我人去隱藏我們的思想，』可爲之續其後道：『思想給我們去隱藏我們的感情。』我敢斷言這句話至少可應用於戰時之思想上。

在本文內，我情願以中立的精神，研究英德對敵之原因與假定的正當，并提出幾個方法，今後可用之以避免邁爾教授所思量之恐怖的結果。

戰時中第一件要驚英德兩國之公平的觀察者的事，是他們兩方面的神話與把戲之異常相似。法國與俄國，各有他的神話，因爲沒有神話，就不能興起全國民的大驚擾。但他們的神話，與我們的不同，而我們英國的與德國的則適相合。英與德兩國，都自信爲愛好和平之大國民，很有勢力，但

其勢力，常用之以促進有價值之目的。各方面又都相信其他方面以最下等的嫉妬所激動的不信義，在軍事與外交兩方面預備了好長遠後，突然的惹起戰爭來了。各方面又都相信唯有將其他方面完全屈服，乃能得世界之平和，及文明之秩序的進步。兩方面都有少數的和平主義者，主張不要過於苛刻的利用勝利之機會，然而對於勝利為將來改造之所不可缺的一個確信，却沒有一人肯讓步的。兩方都絕對的確信勝利，對於得到勝利，什麼大的犧牲都不顧。兩方都差不多不能相信，那其他一方所承認之意見為誠實可靠者：自己的無罪與他人的罪惡，與白晝同其明了，唯有以最卑劣的偽善乃能否認之。

在這種意見上，兩方都不能為正當，而從因果的論起來，自然兩方都不正當了。沒有一個國民，其有德能比及這兩方所信於自己者的，亦沒有一國民，其惡邪能比及兩方所互相相信於他方者。如果這種信仰維持了

戰爭，決沒有真和平可得。兩國國民都這樣完全的集中其能力於作戰，差不多不能和平的了。在平時，文明的與慈悲的人民難以相信，他們之互相屠殺爲好的。爲欲抑制這種感情，於是新聞雜誌的記者們，把他們的讀者的心胸裝滿了那敵人之罪惡的可驚的記載，使他們自然而會以憎惡爲可貴的忿怒，而生出難以相信無論那一個我們的敵人還可讓他生存。然而和平，如果要其真的，必須伴之以恭敬，又必須對於敵人方面之要求，有幾分正義的意識。倘若要調和，那末所要求的是些什麼，及要求怎樣的正義，必須於和平以前明白一些，如果和平是療治戰爭所施之傷的。

除開了以與戰爭相關之罪惡爲非難之口實外，英國近年來對於德國之反對有甚麼理由爲根據？

其最重大的根據，乃在於恐怕德人之海軍，不是其從來的海軍，而在於將來的。大陸方面——不獨德人——都說，那嫉妬德人之經濟的發展，也

是起敵心的一個同等的原因；但我信這是完全錯誤的。美國之經濟發展，實不亞於德國，然而毫不發生一些政治上的敵心。握權之政府，如一般主張自由貿易論的不信一國之興隆，爲他國之經濟的損害，而這種意見，國民之大多數贊同之。德人之視貿易，大概以國家主義者之眼光，然在英國，這種習氣不十分通行。無論外國怎樣的想，以貿易上的對敵而引起外交上的反對，終是背乎英國之政治本能的。——大半，無可疑慮的，因爲我們看出一國之商業，不必爲戰爭失敗所損害。

但如有人要危及我們的海上的優越，那就觸動了一根敏感的神經，促起各階級的自衛的本能運動了，就是那些教育最低，與最不明瞭國際之複雜關係的人，也要起來的。當那德人用其普通的不審慎的明白語言宣布道：『我們的將來是在於海上，』大半英人聽了這句說話，差不多不假思索，就覺着德人這種說話，猶如宣布他們的將來，是在於英國的強大之死亡，及

我們人民之飢餓上。德人就是辯明他們的海軍是純粹自衛的，且不希望與我們同樣的強盛，也沒用處。我們注意了他們的施行海軍法規，我們明了了那「恐怕的虛無」Dreadnaught 時代怎樣的減少了我們的優越，於是就覺着有些恐怖了；而在自傲的國民內，恐怖自然而然而出之以敵愾心。因為恐怖既真且深，那敵愾心就盲目而本能的；雖在有意識的思想之範圍內，求理解之希望尚未放棄，可是在那有效的行為所由以出之更深的範圍內，將來戰爭之信仰已根深蒂固的在內，不能動搖的了。

同時，德人之漸與土耳其親善，在我們治者階級方面就發生不安了，在他們，印度問題之意識，差不多與需要海軍優越同樣的成爲日常思想之組織之大部分。我們保護土耳其的傳統政策，當其於巴爾幹釀了無數的不幸後，大半因爲印度的回教民的緣故，仍舊維持下去。其後「該殺」Kaiser 於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離間我們取而代之，且宣布其自己爲一切回教徒



之保護者後，我們恐怕其影響及於印度之最好戰的民族；而我們的恐怖，因為瞻望了米司波脫米亞 *Mesopotamia* 之德國殖民地及波斯灣之德國海軍根據地，遂不以彼旦得鐵道 *Bagdad Railway* 而減輕。但這一個動機，雖然影響及了我們的政府，與一小部分注意印度問題的人，不若對於我們海上權力挑戰那樣的影響及各切階級，或至於成為須於總選舉時提出討論的問題。況且，這個問題的全部的性質，倘互相讓步，則非不可於外交上解決的；果然不錯，聽說當戰爭爆發時，協議差不多已要成就了。

現在試以德國為立足點而觀察近十五年之歷史。在未說他們之假定的悲痛以前，我欲說明，我視他們所從出的理論之全部，完全是錯誤：我不信一國民之領有殖民地，或於必要的阻止外來之侵伐外，還須發展其海陸軍力為真正重要的。然而這不是英國當局的見解；而德國當局的意見，看來除開方法問題外，不過幾世紀以來英國政策之原理之反響而已。於論

連德人時，我所欲顯示者，就是限於這一個類似，——不是絕對的眞確。

普通都以德人爲異常侵略的國民。在他們的精神上確是怎樣，但我們如果一查其實際上的所得，就可以知道近年來他們所獲之領土，比較起英國與俄國來，實在不可算什麼，只好與法國相彷彿。自一九〇〇年以來，我英國得了脫來斯凡而 Transvaal 及奧來其自由地 Orange Free State 於埃及鞏固了我們的地位，及得了南波斯與其油井之保護權。同時，法國獲得摩洛哥之五分之四，而俄羅斯雖然失去了滿州之一小部分，然所得乃過波斯之半。於此同一之時期內，德人之所獲者，僅爲西部亞非利加洲之十分可貴的殖民地（附註）。他們於摩洛哥及米斯波脫米亞之計謀，大部分爲英國之努力所障礙。然而他們覺得他們的經濟發展與人口增加，使他們之需要殖民地比較法國更大。

（註）下列數目極可尋味：——

殖民地之總面積

英國.....一一、四二九、〇七八方里

法國.....四、五一二、五四三方里

德國.....一、〇二七、八二〇方里

一九〇〇年以來殖民地面積之增加

英國.....三二四、五〇〇方里

德國.....一〇〇、八二〇方里

法國.....九二、一八〇方里

英國殖民地之增加，包括差不多脫來斯凡而之全部，奧來其自由地，及波斯之英國勢力範圍。法國殖民地所增

加者，包括差不多摩洛哥之全部，一九一一年所讓割於德國者，祇是公果 (Congo) 之小部分；而德人殖民地之所增

加者，包括這公果小部分之全部，一九一一年割讓於法國者，爲開茂隆斯 (Cameroons) 之小部分。俄羅斯於波

斯之勢力範圍，包括方里三〇五〇〇〇，居民六四〇〇〇〇人。

我雖能找出更重大的不反對德國之理由，却是我對於我英國之反對德人之擴張的重大理由，并不曾有一時否認過。我現在祇述及我們的行為與德人以印象之方法，不是述及我們的行為之是否正當。德人之進步，精力，與人口怎樣且勿論，其殖民地之占有，不獨較之英俄為少，亦且少於法國。在他們看來這是不公平；但他們如試欲於什麼處所獲得新殖民地，則英國因為與法國親善的緣故，或因為對於印度神經過敏，或則因為英國外交政策之複雜的羅網上有別的利益關係的緣故，就有英國之海軍要阻礙之了。

德人之侵略心，已成爲真正的與可厭的，實爲其經驗之結果。德國不能像我們那樣不費心，不故意，差不多毫不用力獲得殖民地。如果德國之獲得殖民地能比較現在還容易一些，則尚不加入競爭；而自德國成爲一大列強以來，就有海軍劣等及必須防禦二個國境的不利益。就是這些歷

史上與地理上的偶然事實，不是內部的惡性質，造成他們的侵略性。德國政策之目的，與我英國所時常施行的極相彷彿，然其手段却不能如我英國所通常採用的不侵略手段，因為這種手段在他們的環境裏不能有所獲得的。

擴張領土的野心，自然是德人所以發展海軍的一個理由；但是此外尤為緊迫的理由，就是對於外國貿易有保衛之必要。

當俾士麥之時，德國尚未成爲一大產業國；不依於外國之糧食，而其製造品之輸出，不甚顯著。其產業之發展，自一八七九年採用皮斯末 *Beise* *mer* 鋼鐵製造法後始，採用這個製造法，鐵之出品乃能使其爲利益而工作。從這時候來，德國產業之發展異常迅速；一些一些，德國漸漸的與英國一樣，變爲依賴於輸入食糧輸出製造品了。在這次戰爭內，如我們所看見的，德國苦苦的經濟節省，僅能靠國內所貯蓄的食物以爲活；但如像戰前這樣的

發展再經十年，連此種辦法都不成了。唯有大大的保護土田，可滅殺此傾向，然自然爲製造業者與勞働階級所不喜，而且不能實行至某程度以上，因爲恐怕要引入於社會主義之勝利。

所以這是很明顯的，數年之間，德國如果與海軍力優越的邦國開戰，則其以飢饉而致失敗乃情理中事。於一九〇〇年德國決定創設一大海軍時，三角同盟於海上較之法國與俄國爲弱。德國海軍之初志，但求不弱於法俄，於願已足了；其與我英國之對敵，或不是其本來的志向，實不過德國發表宣言後所生英國之疑慮的結果而已。無論怎樣，德人終該明白那強大的海軍，要遭我們的仇視的，所以其海軍非勝過我們，不能用之於其所志願之目的上。然而除非先把英國完全的與絕望的打敗，亦不能說英國會屈服於比他更強的海軍下；而除非比較英國先有一強大的海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打敗英國。爲了這些緣故，德國之政策當然不能成功。不特不能

成功，而且一切產業的進步，與一切殖民地的擴張，永久爲英國所制，死命如  
果我們問問自己，要是我們如德國那樣的爲其所制，則我們當感覺怎樣，那  
末我們就會明白德國之所以憎惡我們的緣故了。然而我們不覺得什麼  
罪惡的意識，因爲優越的海軍之在我們，實是一件生死的事實。

倘使我們欲求明白英德之鬪爭，而不視之僅因爲那一方面之惡所造  
成，則此種兩難的地方一定要遇到的。大戰以後，遲早之間這同樣的問題  
將再遇見。德人之本來的精力，不會以失敗而永久阻礙住；經過一個長的  
或短的恢復期間後，如果他們不甘過苦痛的生活，而於一切重大的爭議上  
不甘服從英國之意志，則他們又要覺得爲商業的安全與殖民地的擴張起  
見，必須要一強大的海軍。這是一個新問題，因爲到今日，英國是依於海外  
輸入糧食以爲活的唯一的國民，而英國之海軍之優越，自屬不問可知。但  
如我們欲避免那邁爾教授所計量的互相殘害的戰爭之世紀，則必須研究

如何解決此問題者，不要徒甘心於希望：當戰爭來時，我們必得獲勝利。德國之產業上的野心，至少是完全合理的；而僅此一道，使德國商業成爲絕對的必要之保證。不但於正義上須求其解決，就是於自衛上也須如此。潛水艇發達至若何，很難預測；或者，在將來，無論怎樣的海軍力都不足以保護海上貿易。就是在現在，如果德國以其所費於無用的「恐怖」的虛無 [Dread-naught] 之人力與財力，費諸增加潛水艇上，則我英國之地位也難可靠呢。大戰以後，爲我們自己將來的平安，并爲世界的和平起見，於我們的海軍政策上，須求些新的與政治家似 *Statenlike* 的發展。

非至德人漸漸的明白他們不能於海上希望超出我們英國後，簡直沒法解決。他們的希望一日存在，則他們將一日進行其鬭爭，以求獲得那完全的世界霸權 (*World dominion*)，因爲他們相信能握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并陸軍後，就可得到。這一次戰爭，或可望其提醒德人，使知這種希望是失



敗的。德國對中立國說，他們的希望，祇在爲萬國『求海上自由，』但中立國對他這些花言巧語祇作不聞。中立國不明白，在德國之優越下，如何會比在英國下多些自由，且他們又明白如果有一國要有海軍優越，則自然以屬於無強大陸軍且無侵略手段的國爲妙。這可以使我們不必結對敵的團結，已足使德國後日之戰勝我們極無望。然其本身不會阻止德國之憎惡我們。假使德國之產業發展繼續進行，則其於無論那一個凡俄羅斯屬於我們這一方面的戰爭上，其有賴於我們之供給糧食更甚。

這樣的一個形勢，於歐洲之和平上極爲危險，而於我們自己并德國方面亦不能無損害。爲文明之進步起見，且爲我們并德國之安全起見，這兩個國民，倘是有些政治手腕的，必須尋些方法，使食物之供給，不致爲敵國攻擊之恫嚇所危險。

戰爭以前，有許多人以爲廢止海上之捕獲權 *Right of Capture*，可達此

目的，但現在已證明，沒有強力爲之後盾，但靠紙上的保證是不足信的。倘是希望，一個國民如用了海上捕獲的手段，則要引起許多中立國團結的對敵，因此而把那捕獲這事很有效的廢掉。但如中立國一日不能用武力干涉以保護國際法，則其條約之遵守就一日不能希望；就說中立國干涉，但非有充分的力足以左右大局，亦不能望其遵守。要是德國之潛艇封鎖策成功，世界上之一切中立國就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之。

在這件事，及關於陸軍的問題上，文明之將來，實賴於發見一個手段，足使各國強於自衛，弱於攻擊。海軍問題綦爲切迫，因爲潛艇果能如所料的發展起來，則海軍將成爲強於攻擊而弱於自衛，『攻擊』一字，可明白他是包含捕獲或毀壞商船的意義的。

如果人類之某大部分，爲人道，理性，或竟至自利而活動，則有一個明白的解決法會採用。倘然是這樣，各國的海陸軍可以廢去，惟存一個國際的

海陸軍爲警察之用。然在一切大的強國間，自負實甚於自利；人們不辭其自身並子孫之死亡，不幸之必至，及民族災害之實現，却不肯失去其用陸海軍自負之機會。在這種境遇下，差不多沒有一個理論上的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的機會。最高的希望，是經過這一次戰爭之經驗後，人們將得一個更牢固的決心以維持和平，而中立國亦將明白戰爭之爲災害，雖不加入者亦受波及。或在將來，那些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的強國，能極力主持受判決於國際裁判所，并用戰爭恐嚇，使不致藐視，而爲主持有效之保證。這樣辦法，無論那個強國要求安全，祇有節制侵略。在現時，沒有一個強國願使侵略成爲不能。但戰爭之經驗，德謨克拉西之進步，及各國之漸漸的經濟上互相依賴，促起輿論之急激的變化。與其像邁爾那樣的希望將來文明捲入於英德間之無益的求優越之戰爭內，則希望以下之百年，能看見一判斷各國間一切爭論之國際議會之生長與勝利，至少也是合理的了。

這個博學的歷史家，我敢確定說他對於其同國人不公正了；我知道他對於英人亦是不公正。不希望，什麼東西都不令得到的；但如希望起來，則向實現國際間之協作的理想進行能得到些什麼結果，是不能有限止的。這一次戰爭內，無論那一方面的勝利，會造就一牢固的和平嗎？在英德兩國內，那些承認戰爭之恐怖而不願被目為反對此次戰爭的人，都為自己的國辯護，說他是著名愛好和平的，有許多例證，公開着以明其柔弱；但因為被果決的敵人所攻擊，所以必須鎮定了他們的殘忍的敖氣，乃能使此世界脫離戰爭之恐怖。這句說話不是虛偽的，不過是一種極粗淺的，解析引起鬭爭的事實與感情之結果而已。這樣一個解析，任其通行而不加糾正，是危險的，因為能在數年之後出產同樣悽慘的將來戰爭之錯誤的判斷，猜疑及自負等，一點都不曾述及。要有一個穩妥的平和，必須有一些比僅僅的一方面之勝利更大的事件而如各國向這個標準進行，則必須有一些比較

信敵人之罪惡更深的思想。我擬先解析近代戰爭之原因，然後討論文明國間阻止將來戰爭之方法。

## 永久和平究可能否？

轉錄一九一五年三月號『大西洋月刊』

一

這次戰爭，發生於國與國間之對敵。而國與國間之對敵，發生於爲自負與恐怖所激發鼓勵，而表象在欲使一國之能力迅速有效及可怕之政治機械上的或種誤謬的信仰。如果文明國間之戰爭休止，這些信仰必定視爲誤謬的，自負必改易面目，恐怖就失却根據，而國際關係之機械必定不會再僅僅指定於爲對敵用。

在研究戰爭之較大一些的原因上，前兩星期之外交可完全置之題外。自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締結以來，戰爭之爆發時常躍躍欲動，欲求免去，祇

有各國民與各政府之性情根本上改革幾許。阿耳薩斯洛蘭 *Alsace Lor-*  
*raine* 之併合發生了法德間之甚深的疎遠。俄國與德國，則以大司拉夫主  
義者 *Pan Slavist* 之擾動而變爲敵仇，因這擾動危及巴爾幹之奧國的勢力，  
甚且及於奧匈國之生存。最後，則德人之決定建設一強有力的海軍，驅英  
國加入俄法之軍事。英國與該二國長久不決的差意，忽然覺其無甚重要，  
一些沒有困難的和平解決。經了一個把重大項目一齊祕密起來的條約，  
法國對於英國之占據埃及不再反對了，而英國則助其獲得摩洛哥——這  
一宗貿易，從我們方面立腳點看來，有恢復德法間之有一時看來有機會解  
決的仇敵的利益。至於俄國，英國向來所對他深植的在亞洲策劃之猜疑，  
宣布無根據，且贊同西藏之獨立，波斯之分割，以換得其承認英國在阿富汗  
之主權。這兩件解決法，都足以證明如果善意與理性指導着一切國際間  
的關係，則意見差別之調和，弗論何時都能施行的；祇要看，一些沒有別的，只

是對於德國之恐怖，已足使英國諒解其從前對法俄之敵心爲無益。

這許多歐洲的列強，再沒有比這次英法條約及協約之弄出一嚴重策略的互相攻擊之外交把戲更快的了。奧國之兼併鮑司那 Bosnia 與赫齊瓜維那 Herzegovina，給了俄國之自負上一個大打擊；德國則以承認——雖是有報酬的——法國之佔據摩洛哥爲大恥。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於俄國有利，第二次，則聊慰奧國。這把戲之進行，就是這樣的，反覆的經歷危機及改變外交上之勝利，一次給這方，又一次給那方。

於這種爭鬪內，各方面沒有一人片時計及那作爭鬪內之小卒的諸小國之利益的。摩洛哥向德國求保衛以抵禦法國之侵略的事實，不援爲英法不正之理由。波斯人——回教徒世界之智識階級的貴族——脫離了波斯王之腐敗政府，而成爲自由的與議會政治的政府的事實，不能視爲何以他們的北部諸省不可爲哥薩克所蹂躪及南部境地爲英人占據的理由。

土耳其歷年來以虐待及抑下他們治下之基督徒顯其殘忍及野蠻之利害的事實，並不是爲德國像英國舊時那樣不應當用武力及財力之幫助以維持其動搖的專制政治之理由。一切人道與自由的思想，都附屬於這大把戲了：始則一方面以戰爭威脅，繼則其他方面，到後來，兩方同時威脅，而那忍耐的人民們，爲說謊及欺騙所煽惑，竟去幹屠殺的盲目事業了。

一個世界，尙還能有這樣背理的事，決不是單純的和平條約會能矯正的。文明國間之戰爭，既惡且愚，而在這種惡或愚尙未爲各國的當局者所明了以前，戰爭是不會終止的。大多數人都不意其爲惡，而少數知其爲惡者，則又學了種種方法以自解其爲道德的。但是，除了在感情衝動時候外，人們大率都能知其爲愚昧。以愚昧二字來說人，較之以惡劣二字來說人，其有效於阻止將來之戰爭，實在有希望。平心靜氣的觀察，愚昧自然是很明白的，可是大多數的觀察，都不是平心靜氣的：人們都無意識的傾向於探



取那些可以爲其縱情辯護的意見。恰如一個放蕩的人，爲欲自恕，就作婦女無深感情的思想，那些好戰的愛國者也是這樣，爲欲找得一個機會，以放縱其自負，好勝，霸權慾遂想己國的利益，實與他國的利益是全然不相容的。平和主義者所宜爭論的，就是以爲可用信仰辯護的許多惡感情所鼓動起來的一束僞信仰。如果這些信仰已看透了他是虛僞，那末就可希望感情之認爲惡劣了。各國間利益有衝突的虛僞信仰，乃無論那一個有公平心思的人都可以容易認出的。

在人類間，與在一切羣居動物間一樣，有兩種經濟的關係：協作與競爭。當一個人之自利的活動，其利益并及於他人時，就是協作；當他欲損害他人時，就是競爭。協作與競爭，都不必要是有意識的；并且無論那一方面，都不須管其他方面之存在。然如有了意識，就着用着極不同的幾組情感了。一方面有愛情，忠誠，感激；在別方面有恐怖，憎惡好勝。戰爭所由以出之情緒，

乃這兩組聯合之結果：即屬於協作而用於抵抗共同的競爭者之情緒。在近代世界上，人類之團結以國，這些情緒集中於愛國主義上，協作與競爭，自人類之祖先尚未成爲人形之日起，已支配其生活了，而在生存競爭之過程上，我們情緒的性質發達，即所以深刻的與本能的相應於這些古舊的刺戟。各人都有一種性情，好找尋機會以使用其本能的情感，就是這一種性情，不是什麼不可動搖的經濟上或物理上的事實，作那國與國間敵視之基礎。所謂利益衝突者，乃發明出來以供辯護敵視感情作口實的；但因這發明是無意識的，於是就以爲那敵視是爲某數種真正的利益衝突所造成的了。

所以致我們的本能與真正的需要間之不和諧者，其原因在於近世產業與商業之發達。在蠻夷社會內，各家族之生活都是自給的，所以沒有機會實現比較家族更大的團體的和平事業之協作。然而爲戰爭而協作之

機會則常有的：果能將其他種族完全殺死，可分配他們的獵場與牧場。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對於勝者是有利的，而敗者則靡有子遺了。人類之種族，乃自戰勝者之長系統傳承下來的；因為被征服的雖然有同樣的許多，他們在古時候不能遺下子孫來了。今日人類所有對於戰爭這件事與國際間關係之感情，還是那些適合於蠻夷種族互相殘害時之感情。但在近代世界上，經濟組織實較我們的情緒文明的多，在這我們所逞的鬪爭，上并不有什麼預期的利益足衝動我們內心之獸性。我們內心之獸性，不欲見此失望之事實，而轉向那些能很野蠻的責難人以不勇氣與缺乏愛國思想的人。然所存事實依然如此。

我們今日經濟組織之成為國際的性質者是由於分工，一半以交易的形式出之，一半以生產上增加階段之形式出之。試研究極簡單的例子：譬如說一個麪包，在荷蘭地方製的，麪粉則出於阿根廷之小麥，以西班牙鑛苗所

製的英國農耕機械栽培起來的。荷蘭，阿根廷，英格蘭，及西班牙，經此一個麪包，於各個之平安上就各都有關係：此四個中有一遭不幸，幾乎就有損於其餘三者。所以貿易好的時期與不好的時期，其影響都與全世界有關。然而不顧那德國繁盛英國亦繁盛，德國處於困難中英國亦處於困難中的事實，德國與英國的人牢牢的集中其注意於比較上小的經濟競爭而遺其極大的經濟協作。他們以為如果德國敗了，則英國可以致富，英敗則德亦然。然而每個商人都明白，如果他的顧客喪亡就是自己的損失，雖他的競爭者喪亡，亦不能償此損失的。本能的衝動，能使我們尋求一國民以供我人之憎惡，而外交家則決定此十年間我們所當憎惡的是德國。而自我們憎惡德國以來，我們想像他們的利益是與我們對立的。然而只要片時不雜憎惡而一思之，就可明白所謂全部之利益對立者，實不過想像而已。

至於為外交而引起的鬭爭，則較之經濟的鬭爭尤為不真實而不能有

利益可求。除開了滿足一些孩子氣似的自負外，試問法國或德國無論那一個據有了摩洛哥有甚麼關係呢？要是忽過了法國欲得德國之允許，故慨然允諾開放門戶一件事外，則所得的最大之利益，不過獲得摩洛哥之完全的外國貿易而已。這個最大的利益，在實際上其實是不能得到的，因為，就是用最嚴厲的進口稅以限制別處來的貨物，可是有許多東西，仍會從別的處所進口進來的。就說是辦到了，但是想望必要的限制就能有益於法國，這實在大謬。英國，受了許多經驗的教訓，已放棄他們限制克朗殖民地之外國貿易的計畫，因為他們要是這樣的限制起來，就把植民地的發達阻礙，把他們的購買力減少，而長此以往，其有損於英國之貿易，實較之其利益為大。無論那次，每欲損人以謀利已，經驗則教訓我們道：我們的利益惟有允許別國民得享同等的機會乃能保住，而凡損人之事，無論自己怎樣的快樂，終不能不自己也受一些相當的損害，以為之報償的。試再設一辯

論；我們就是承認了那種意見，以爲一個國民占有了殖民地，將該地之貿易完全獨占乃能得利，但試問所得與所失之間，其比例爲何如？

爲欲使法國能得摩洛哥，英國與法國於一九〇五年，又於一九一一年與德國緊緊的預備開戰，遂致法國陸軍與英國海軍陡然增加，使兩國與德國之關係都感痛苦，而生出一種使這次戰爭得以成立的輿情之態度。一個莊嚴的國際會議，在阿爾其雪拉思審慎的討論過，而其議決英法則以『紙片』視之。最後，德國費了同等的軍備增加，同樣的增進了輿情的激昂，以及顯出了一種威嚇的手段，足使全世界對於德國之一切行動皆以猜疑之心度之，方才得了一塊阿非利加之領地，以爲撤回其要求之代價。並且大家都知道，因爲施行『積極政策』，產業上與財政上生出純然的不安，所受損失極大，以致德國商界最終強迫其政府放棄此種政策。而一切這種苦難，都不外乎一個問題，就是：法國究竟有稱『法人的』摩洛哥之空權

利否！

當他是一種求得實際的利益之手段而觀察之，則像那摩洛哥問題之風潮的外交鬭爭，實不過一件孩子氣的荒唐事而已。指揮這事的外交家，與夫稱讚他們之可笑行動的新聞雜誌記者，都是無知無識的人——我說他們的無知無識，就是說他們全然不知真正於各民族幸福上極重的事。他們所有惟一的本領，就是與那販馬商欺騙其顧客以獲大利的同類的技術，以及應用一切權謀把戲所必需的識人品格的一類智識。然而這些本領，於文化未進時代時雖亦有用，可是社會組織愈加複雜，與夫互相遠隔的人間之互相依賴愈是增加，則這些本領愈是無用。重要事實愈是成爲乾燥的，統計的，非人格的；則那種借傳統的文學形式以表現的愈少。人們的想像，爲文學的傳統所支配到了異常的程度：真正的重要智識，惟有得之於勤勉的研究，這樣把智識這件東西『平民』化了，所以不是那些貴族的外

交家所肯屈下知道的。

我們外交的與軍事的鬭爭上之經濟的背理，那些精練的國際戰爭之贊成者，也不否認。他們能承認，文明國間之戰爭就是戰勝了不能希望有什麼財帛上的利可得。然而他們會置辯道：這種顧慮是卑陋的，他們好戰的一派，有比較僅僅的貪欲金錢更高的理想在。這個荒唐，比較藉口於戰勝後可得貿易上之利益的尤為愚昧。我們姑承認大多數人對於摩洛哥問題所感之利益，除開一極小的部分外，不是經濟上的利益。但試問這些利益會較之經濟的利益為高嗎？

這許多鬭爭裏頭所包含之主要的東西，且因之能使普通人民容許這些鬭爭者，就是民族的自負。德人以爲法國不正式以英法協約事通知德國，就是法國不以相當的敬禮相待；英國與法國，以爲德國之派遣『班豺』Panther至阿加地 Agadir島，乃侵畧的行爲須表示憎惡的；德人又以爲一九



一一年勞合喬治氏在倫敦官廳所說的傲語，是一種威嚇，沒有一個強國肯對之降其威嚴而遷就的。這就是那些贊成戰爭的理想家，用以反對貪金錢的經濟學者之更高貴的論據！以這種小學生所願望的無價值的勝利比較起來，貪金錢這件事到還是人道的，文明的，與高貴的呢。一個建設一種產業的人，當其在謀自己的利益之進行中，給與無數的別人以利益；他的成爲富裕，是因爲他對於社會做了些真正有用的事。然而願望屈服人的自負，與夫本來不必釀成戰爭而於外交上退讓一些微小的利益便可低下的自負，同樣的都是孩子氣的與野蠻的，出發於低等的野心上，而很嫉妬的視一人之利得，乃包含於他人之損失內者。外交上之勝利，歸宿於大半願望釀成戰爭的一方面：苟人們一日尚以己國之戰勝不以己國之供獻於文明及人類幸福爲可以自負，苟人們一日尚以己國之合理爲可恥，以野蠻爲自得，則此世界之捲於武裝的戰爭之漩渦中無有已時。因反對這一種

心理，今日促人注意於就是戰勝也不免經濟上損失的人，乃是健康的協作之提倡者，不是爲卑陋思想所蒙蔽而不明白虛僞的光榮，實際是最墮落的『愛國主義』的人。

文明世界所患之疾病，乃複雜的一種，其起源由於人的本能不能與變化不息的物質環境同步調的進行的緣故。在野蠻人中，貿易既沒有，分工亦極少，各種族間所有的經濟關係，祇是對於食物供給的競爭。能用最狡猾及最兇暴的方法以攻擊者，則把別種族的分子勦滅最多數，而遺留最多的子孫。在這時代，凶暴與狡猾的性質，是生物上的利益；而那文明人之本能，就是在這個時代發達起來的。但因商業與製造發展的結果，一個文明國民的利益之十分之九，與其他國民之利益之十分之九是一致的。當原始的凶暴性情不激起時，人們能够看出利益之共同的，舉個例說來，如美洲大多數的人是。但背地裏仍存在一種敵愾心與猜疑的準備，使一切野蠻

情緒有趨於戰爭途上的可能(遇練熟的手術時即能引起)而有許多人由於獸慾的性質或由於自利之暗地裏的影響,就不能看出民族間之親善爲可能的,及敵愾心『存在之理由』Raison de être 早已失去了。因此那舊日之對敵,現在已成爲無意味與殘忍的無用物,仍進行而不加阻遏,而戰爭之一切光輝的勇氣,都耗費於一個悲慘的荒唐事件上了。

## 二

舊日的政策,已把我們弄到這次災禍了,因而必須發見更好的與新的政策出來才是。· 一切人都是異口同聲贊同的。

但我們真正的欲計劃更好的政策了,意見就橫生——一半由於對於弄成現狀的事實上意見不能一致,一半由於欲發見一種英雄的解決法,想藉此一勞永逸用些機械的佈置使戰爭不可能。

保證永久和平的步驟,分爲三部:(一)和平之條件;(二)隨此而來之調整國

際爭議的機關；(三)使全歐洲產生一種更健全，更有識，及和平的輿論之方法。

(二)交戰各國民之人民中十分之九以爲——或至少於戰端開始後以爲——和平之條件，爲唯一的重要問題。英人中十之九相信，或會相信過，英、法，及俄，都是本來愛好和平的國；他們已用盡了種種能見得到的努力以求維持和平；而保證世界永久和平所必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們須把德奧兩國之軍力打個粉碎。德人中十之九相信，或會相信過，德與奧兩國都是本來愛好和平的國家；當他們極力維持和平時，俄羅斯，暗地裏受了英國的鼓動，假借俄皇與德皇間之協議爲名，狡猾的動員了；故欲保障世界上永久和平，則有一事是必要的，就是德奧兩國須把協約國的武力打倒。像這些相反的意思，實在都是滑稽的：沒有一國民是完全黑色，也沒有一國民是完全白色，都是灰色的各不同的影。與歐羅巴的一切人一樣，我想我們自己國民是最薄的灰色；但協約與聯合的把戲——近十年來政治家所弄的——

裏的分子，沒有一個可以自騙自說是完全無瑕的。而無論如何，以解決而論，欲完全毀滅敵人，就不免有不可能的缺點。英與德戰後都能存在的：就是他們互相攻擊至五百年，像英與法那樣，他們仍能都存在。這個事實兩方面都要看出來了，就是那最好戰的也不能不尋些方法，俾得安安靜靜的隱忍各方面之存在。所缺少者，就是心情不變更，政策亦無由得以變更；勝與敗，須以其能產生心情之變更的力為斷。

從這個立腳地上觀察起來，所要緊的，就是沒有一國民應覺得戰爭為值得，而能得極大的利益，以及沒有一國民會以這樣的屈辱為損失，致迫其報復。一八七〇年之結果，從人類的立腳地上看來，是最惡的了。德人以戰勝成功而促進其軍國主義，法人則以戰敗與分割之不能忍的大辱，而走入於軍國主義。無論平和上所有的什樣，終不會有新阿爾薩斯勞蘭斯

Alsace Lorraines 那樣的了：一切領土的轉移，須以能得基於居民之願意的

中立意見之承認爲度。以歐西之問題爲限，或者可以合理的希望這種條件能實行；但在東洋問題上，恐怕沒有一個交戰國能尊重之的。沒有一個人會想像，那土耳其帝國的無論那一部分，可以允許什麼人發言於決定其運命上；然而所必須承認者，土耳其自勃興以來之數百年內，從來不曾像地球上無論那一國的有過值得研究的貢獻。

(二)然而轉變領土一事，是對於和平上的希望中之最不重要的部分。各國之一切健全的男子婦女們，對於國際的事務都要希望一個完全的新制度。願望延長現在的制度的人，祇是那些政客，神經過敏的新聞雜誌記者，以及軍械製造家——這些人於殺戮都有現在的或將來的利益，而沒有自身被殺的危險的。美國要不是出來做個人類的先導，反對那些好戰的政府，則一旦這些人執掌了實際的議會後，幸福時代的實現就要遲延了。一切歐洲之有人道觀念的人，都要希望美國之干預；如其能够，他們要希望

這會議執行於華盛頓之中立空氣中，而以威爾遜爲之議長。各政府或者欲反對這計劃的，因爲一切官吏都希望把權力留在他們自己手裏，而一切交戰國都怕聞正道的聲浪的。然而輿論對於這問題是反對各政府的，不過此刻還難於表現出來罷了。

處理國際間事務的新方法，須不以一方或他方的利益而以全人類的利益爲利益，否則恐文明與人道將絕滅於世界。要是這新方法乃勝者對於敗者所強迫的戰敗之屈辱的一部分，那就危險了：這些方法必須爲中立國所提議，而大家都採用的，所以免去造成恐怖的歐洲之悲慘的紛亂，因爲就是用外界的命運以強迫戰爭國內不曾預先願欲的百中之一人以入於漩渦，也不能的。一切國內的人民，因爲他們本來不願欲戰爭，所以視自己的戰爭爲抵禦放縱的侵略以保護家國的，因此而他們祇知道或猜疑他國政府之罪惡，而不知道己國之罪惡。無論那一國的人民，待此次戰爭告終

後，必定會歡迎用以避免將來再爆發這樣的戰爭的方法。

大多數和平的朋友們，都一致贊同有一種國際的議會以處理國與國間之一切爭議，而強迫施行其所認為正當的決議。然而對於該會之權力以及組織之問題，意見頗不能一致。

這種議會，不可徒用外交家來組成。外交家是代表一國的威信的，他在同僚間的信用，賴於他的能為己國獲得想像上的利益的手腕。他把國與國間對敵之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這種精神實在是世界主義 Internationalism 首要的障礙。他所生活於其中的精神空氣，還是十八世紀時代的『權力平均』及其他種種口號等。要知依國以分類，不過是把人類分類之一法而已，乃外交的機械竟把其他各法一概不顧了。財政的世界學問的世界，社會主義的世界——就僅用三個例罷——都是屬於世界的，各各本身都是極重要的，各各都有打破國家之區別的某種利益的。倘每國所



派遣於議會者，不光是一個外交家，并及財政家，學問家的代表，及勞働者所選出的代表，則時常要打破國家之區分，而投票也不以國爲本位了。夫然後與單是國家的利益反對的國際利益，有機會可以一聞於這樣的一個議會內，而以文明之幸福，爲決定事務之前提，或者亦有機會可以遇見的了。無論什麼地方，外交政策終是爲貴族的徒黨所霸持的。他們幹了些什麼事出來，我們已看見了。實際的行政方面須用些德謨克拉西，俾行動上得以減少一些魯莽及不正義，這個時機已到了。

議會之討論問題須公開的，不應當視爲訂立條約，契約，或默認條項嚴守秘密的契約那樣。一用秘密，就保有神祕與魔術的色彩了，其唯一的用處與目的，即把權力存於官吏的手中，及防止常識侵入外交機密中。一般公衆爲『秘密實於國民之安全上極爲重要』的一句證言所欺瞞了。依了這種口實，從來就是歐洲之最爲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亦把國家的運命盲

目的付之於那些會濫用過其委託，作出恰恰與其從屬者之願望反對之政策的人的手裏。唯有公開，乃能免此種罪惡之再現。

我的主張須以不是以外交家爲職業的人參與國際議會，並不是欲說以個人而論，外交家比較常人爲不良，不過我意他們的本領，他們的傳承 Traditions，他們的生活方法，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祇是國民的利益，別的一概不顧，必使他們除了他們的官吏的職務以外，心目中一些也沒有別的觀念。就是那些個人生活上完全可貴的人，在他們的政治觀念上，亦會爲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所支配。一個自働車聯合會的書記——我不知道他是誰，所以我不過假說罷了——以個人而論，可說是熱心的愛國家，極願擔負海軍費之應負的部分的，可是一旦提議要徵收汽機油 Petrol 的稅，那就要竭力反對了。一個『酒類商』機關報的記者，於其私人的行爲上，可說他是個極熱心的禁酒家，但因爲他是個酒商機關報的記者，所以一旦有新負擔增

加於他們的『商業』上，就義不能不大聲疾呼的反對了。因此一個外交家，當他閒暇的時候，可以是一個國際的和平論者，但他在辦公的時間內，就不惜用戰爭來威脅，以爲己國爭得蠅頭之微利。這實在是他所代表的利益上不能免的結果，唯有以那些所代表的利益尙不十分與大體的文明相衝突的人充之，乃能減殺此種矛盾。

然則該議會之權力須包括武力的干涉，以強制執行其所判定者否？這個問題，贊成與反對兩方面，都可以有極強的辯論。

假定有一個爭議起來了，該議會立即請兩造強國受其裁判，但如裁判之結果，一方則願意履行其判定，而他方則否，那末該議會自必盡其所有的能力，以制服頑劣的一方。他并須有審查足以造成將來之爭議的問題的權力，以及提議看來是公正的調停與仲裁。但如他的權威被人蔑視，那末他還是僅僅依於道德的力呢？還是有權力可以請求那些有委員派遣

到議會來的中立國的武裝的助力呢？

贊同用武力以干涉的人可以說道：要不是這樣，那議會就要變作無用，而沒有對付侵略的武力國之保障了。因此，恐慌也不能鎮定，戰爭也不能阻止，減縮軍備也不能。反之，中立國如果可靠之以為武裝干涉之恐嚇而如此干涉之對於一方，常能操絕對制勝之勢，則僅僅的恐嚇已足，而實際的戰爭可免。

然而這種說法內，含有許多可疑的假設，其立論之出發點，似偏於尋求一達到世界和平之捷徑的慾望上，而少於對於事實之平心靜氣的批判。除非要差不多一切強國都真真實實的願望和平乃可，否則他們幾個更好戰的強國聯合起來，實足以駕馭一切，那末議會之結果，不過使戰爭成爲全世界的而已。還有一層，恐怕那些中立國於僅僅爲保持和平沒有自身之利害關係的爭議上，不能以武力干涉託之：倘然正常極需要他們的干涉時，

而不能得到，那末這完全的制度，豈不就有崩倒的危險嗎？最和平的強國——可顯見的如合衆國——或者不願加入有這樣廣大與複雜的義務的一種制度也未可知。而在各國民內，又須時常預備開始戰作，不免有反乎和平的人民之願望，雖說在這種人看來，也可以明白這種計劃是可以爲和平得助力的，因爲其目的是在於防止戰爭，但終不能免。有此種種理由，在此刻欲用武力干涉以強制國際議會之議決，看來是不能希望的。

我意識會之決議，如果僅僅依於道德的力上，決不會毫不發生輕重的。這次戰爭內，兩方面都竭力向合衆國求直，卽可以證明中立國之同情，爲怎樣的可貴，這還不以他們的中立國放在心上哩。因此，僅僅有一個公正的裁判所，使各方都可不失其威嚴而對之讓步，於大多數的事件上，已足阻止戰爭之先驅的外交上的束手。現在沒有機會得聞知公平的陳述的輿論，那時將受裁判所之極有力的影響，因此那兩造國內之和平的勢力，必能壓

迫其政府使之服從議會之決議。倘使這和平的勢力強，則此種壓迫或者已夠足；要不然，就沒有一種制度能使和平安穩的了。良以最後之策劃，惟有大多數大國民內之輿論願望和平，乃能保持之。

(三)比較機關問題重要得多的問題，就是使一切文明國內產生一種對於戰事如何恐懼，俾輿論能主張用和平的方法以解決種種爭議。此次戰爭終了後，或者歐洲的一切國都要感着戰爭之怎樣的可厭，後代的大戰爭或者不會有了。但厭倦是要過去的，所以這裏有個問題，就是如何改變人的標準以及對於前途的希望，俾不致將來仍舊歸復原途，而跳出夢寐，以入於自由協作的快樂世界。

第一件事須使人明白的，即近代的戰爭，既是荒唐亦且罪惡，決不能再如英國那樣的以七年之戰爭而獲得國利。此次戰爭以後，這層道理就是對於最無知及高位的人也終容易說的了。

但是尤其要緊的，就是要改變人的『光榮』與『愛國』的概念。自孩子時候之歷史課本始，繼之以報紙與日常之談話，人都熟聞那『光榮』之本質，就是掠奪與殺戮之成功。最『光榮』的國民，就是那殺戮他國人最多，掠奪他國之領土最廣的國。最『愛國』的人，就是那對於己國與他國之交涉，最會出強力以反對公正慈愛之從事，最不會視全人類如一家，而自世界的戰爭之狀態出發，向一個「愛隣人不再算爲犯罪」的社會力爭的人。把世界區爲國，這是必須承認的一件事，但承認那狹小的國家主義，對於別國之興隆生嫉妬心，及想像其足爲己國進步之障礙，這是沒有理由的。倘是更良善與更健全的世界，須求之於人的恐怖無用之殺伐上，則人必須要明白其國民的光榮，須於以理性戰勝獸的本能上求之，而感覺真正的愛國主義，乃在於要求己國之值得爲人稱讚，不是能作出恐怖來。倘然這種教訓能普及於人人，自學校之兒童始，則我們可以希望永久的和平，而用以

得此永久和平的機關，亦出生於全世界的願望的了。憎惡與恐怖自負一日尚爲可稱讚的與可鼓勵的，則戰爭終不會成爲不可能。但如人們有勇氣以利用之，則此刻即有一心情的覺醒起，爲世界上向來所不會有過的：即人們看出戰爭是凶惡的，戰爭是愚笨的。政治家倘能明示戰爭不是不能免的，以盡其對於和平上應盡的一部分職務，則可以希望我們的子孫能生活於一個快樂的世界，而回顧我們，以其更智慧時代的眼光，對於我們深爲驚異的憐憫了。

## 文明之蝨賊

於十八十九兩世紀內，人們大率都自賀自，以爲他們生活於開化及進步的時代內了，與黑暗時代的無知，迷信，及野蠻遠離了。文明之進步，漸漸視爲自然的與確定的，不須再要什麼嚴密的努力以促其實現。受了這種妄想上的安全的影響，人們漸漸的對於促進精神上發展的努力，不十分重



視之了。然從歷史上看來，這種安全的意識，並沒有什麼保證，而此次的戰爭，在日之爲歷史的事實，不光是爲發洩他們的情熱的人看來，有很大的理由，可以恐怖我們所徐徐建設成功的文明，有自滅的危險。戰爭的情景，兩方面都不曾細細想過，恐怕戰敗及渴望戰勝，使他們忘却了歐洲之共同事業，以及歐洲對於大部分人類所作的事業。凡一切足使西歐諸邦見重於世界的事物，都有投入於共同的災害之漩渦中的危險，其巨大與可怖，在後世史家看來，實超過一切軍事失敗之懲罰與軍事勝利之光榮。

過去時代，極大的文明，會一再爲戰爭所毀滅或墮落。荷馬 Homer 所教我們視爲光榮的戰爭，把由數百年的混亂與野蠻的紛爭所得來的曼西 Mycenaean 文明一掃而空。常皮洛卜尼西 Peloponnesian 戰爭開始時，柏利克而司 Pericles 對於雅典人之演說，可謂於倫敦地下鐵道內招募新兵的檄文中有價值的了；然而他爲喚回雅典文明之偉大而起的戰爭，在事實上

實把文明斷滅了而戰後所生之雅典人，對於世界之永久的文物制度上，差不多一點沒有供獻。世界上著名之最豐富與最燦爛之文明，爲誇張威力及好戰所絕滅者，以此次戰爭爲首其前再也找不出一個更不幸的先例的了。繼其後的羅馬文明，雖較爲不生長的，而其範圍之廣及，宜若可以安全的了，然野蠻人之侵入，幾乎完全喪亡。其殘餘的文明，爲近代世界所由之以產出者，不是爲那些與野蠻人戰的人所保存的，乃是些避開戰鬪終其身於宗教的僧侶所保存下來的。以更近的時代言之，三十年之戰爭，其影響及於德人者實非小可，使德人之品性化爲野蠻，人道感情之水平線，遠在那些少受侵略與強奪之惡影響的國民之下。

當我們作廣泛的歷史的回顧以議論此世界時，使我們永久崇敬的國民，是因爲他們對於文明上有所增加，不是因爲他們於侵略上及霸權上大獲勝利。如阿帝拉 Attila，鐵茂 Timur，及謝喜司甘 Zenghis Kahn 等大侵

略者，占了歷史上許多頁數，都是他們的聲氣與暴怒，但有些甚麼意義：好像一次地震與一回疫癘一樣，來了即過去，僅留一些破壞與死傷的痕跡而已。猶太人與希臘人，羅馬人與近代的西歐諸邦，差不多歷史上凡是有所增加於創造上者，都是他們所貢獻的，而傳播這些創造，在人類生活上永遠是可貴的。羅馬人把猶太人所創造的宗教，希臘人所創造的藝術與科學，發揚遍於其全帝國；經過了長時間的野蠻狀態後，意大利人，法蘭西人，英人，與德人，在此基礎上建設成功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我們所享樂於其內的進步，不是自己會生出來的，乃個人及集合的努力所創造與滋長的。那些大人物對於文學上，藝術上，自然科學的智識上所作爲的，藉教育之力，得使大多數人都受其利了。私人的暴行已被抑止，學問的基礎原理，漸漸的已能使各切階級都有接受之機會了；而科學之進步，愈愈把人從筋肉勞働的必要中解放出來，於是人的精神的活動，連續不息的受刺激與擴張其範

團

就是這種的獲得，雖然至今日尙多欠缺，乃使西歐諸邦成其所以爲可敬的。我們之驚羨羅馬帝國較之塞克舍司 NOXON，或驚羨英國較之中國爲甚者，就因其促進文明的緣故。此次戰爭所危險及者，就是這種對於人類的供獻。當此次戰爭終止以後，英人，法人，或德人，能否仍有這種精力與意志以進行其已往之進步，這倒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大要須視戰爭之長短及解決時所產生之精神爲斷。在我的意思看來，許多願望早日和平的理由中，以此理由爲最強。我所信其爲既大且迫的危險，隱伏於各國民野心之衝突中，因爲當國家危急之際，必須要我們集中注意於忘却個人之優良；然而長此以往，要是個人失却了他們的活氣，所謂國家之優良者，亦終於不可得而已。其所生之結果，政治上的我姑且不管，單說其影響及於各個男女及青年者；然而到終結，相應的影響必要及於國家的，良以國家之生命，全

賴其各個人民之生命以爲活。

先說，這一次戰爭，其直接及於戰爭者的影響，較之以前一切戰爭都大。所有軍隊之大，爲從來所不會有過，死亡或殘廢之損失，較之從前多過無算（附註）：這種損失，以兩方都相持不下而增加，使純然的以策略解決戰爭爲不可能。或告我們以此次戰爭須視爲磨耗的戰爭 *War of attrition*，其意義可以推測而得，即謂戰爭之勝利，須於德軍之漸次消滅中望之。我們的軍事當局，顯而易見的，定心預料這三年之戰，惟有以我們方面人口的超過乃能終了此戰：他們以爲當一切軍事年齡的德人都死了或殘廢了以後，仍有許許多多的英人，俄人，及意人，或者還有少數的法人存着。但在這種破壞的進行中，差不多凡是一切足使聯合諸邦值得防禦的多失却了：那些疲

（附註）依柏夫 *Balkov* 君之計算，英國所受之損失，遠在法俄德奧以下，然而其第一年的死亡，較之德國在一八

七〇年所受者要多得多哩。

弊的與貧瘠的剩下殘餘，不能再有此精力以恢復戰前之國民生活，而繼其後的一代，在極大的失望之背景下，將生長為無精神之人。我希望那些當局的人，比他們所說的語言要聰明一些；但凡所說的一切，都是趨向那些支配我人之運命的人所願意的結果進行的。

實際上的死傷，不過代表戰爭中真實的損失之一小部分而已。在從前的戰爭內，慣習的老練者要算是最上等的軍士，而自戰場回來的人，其肉體上與精神上的活力沒有損傷的。在此次戰爭中呢，大部分為了礮彈爆炸使神經受損的影響，及繼續不息的聲響，就不是這樣了。一切兵丁在前陣都會漸漸的變惡起來：所謂最上等的軍士者，乃是受過相當的訓練的新軍人。一切軍隊內，都有許多人發狂了，更多數的神經潰壞，成為暫時的盲目，或啞口，或失掉意志之力，差不多一切都患些神經傷害，致成為失却活力，及判斷力的。這種影響，大部分自然是暫時的；但沒有理由可以想大

多數的人將成其爲永久的，而此神經潰壞將繼續其極利害的狀態，也不是少數。我恐怕必須要想像說，差不多一切那些經過多次戰爭的人都要成爲失掉大的努力，最優等者，祇能不事前進的終其餘年。良以戰爭如延得長久些，必將歐洲十八歲至四十五歲間之壯男子吸收去大部分，光是這一種原因，已足使由我們祖先之努力所遲遲得到的文明之傳承，不能維持及繼續進行下去了。

主張戰爭的人告我們道：戰爭所生道德上之影響，實可驚奇；根據於這層理由，他們說我們對於前途戰爭之不致於終止，實當大大感謝。誦述這種陳腐的虛僞話的人，必是不曾於戰場歸來的朋友之敘述中，及醫院內與各處的受傷軍士之談話中有所聞知的人。自然，那些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投身軍伍的人，有一種爲己國而犧牲自己的精神，還可以值得一切稱賞；這些人第一次受了戰爭的教訓以後，每恐怖其無益的殘忍，使他們一時變爲

人道的與熱忱的愛好和平之朋友。倘戰爭祇有三個月之久，則這些善良的影響，或者是其最重要的道德上之結果。但在戰陣上遲遲的度了幾個月，起初的衝動過去，繼之者差不多全然又是一種的心緒。繼勇武之氣者，是僅僅一個習慣的不顧危險，而爲國犧牲之熱忱，爲被動的服從命令所代了。與恐怖的事相處成習，竟以戰爭爲自然的，不若前此之視爲可惡了。仁愛的感情墮落，因爲如果存在，那一個能忍此每日之衝激。一切軍隊中，真的與僞的說敵人兇殘之報告，引起了暴怒心，生出一種求報復之野蠻渴望。至少於西部的戰場上，兩方面除開了大批的外，已長久停止俘虜了。然而我們的報紙上，日日載滿了德軍士所作爲之兇殘行動。無論何人凡聽聞自戰場歸來的傷兵之談話者，都可以尋出，在一切軍隊內，都有許多人以作了可驚的殘忍行爲而犯罪。試問就是最無心肝的道德論者，敢說這些人因爲有戰爭的經驗，所以是道德上完美的嗎？要是沒有戰爭，則他



們胸中所有的獸性，或者終其身不會激起。差不多人人胸中都有一個獸性眠着，但文明人知道這必定不可許他醒的。文明人一度受了獸性的支配，已失掉其道德上的自尊，其純潔與正道：一種隱密的恥辱，使其乖僻又失望，沒有求知事實之真相的勇氣，沒有求改善之希望了。戰爭乃製造這種道德的自殺於幾百萬的交戰人民之心靈中；每日有許多人，作了消滅其胸中所有最善的行爲，轉入於獸性的領域了。然而我們的新聞紙，牧師，及大學教授們，仍在那裏嘵嘵不休的說什麼戰爭之有使人高貴的影響。

迄於今日，戰爭着着的增加了殘忍，軍隊中生出一種憎惡的精神，爲先前幾個月所不會有的。如果延得更長久些，我們可以確定，在這幾方面必將漸漸的更惡起來。直至今日，德人一向是優勝的，但如潮流轉變起來，則恐怕德人向日之『驚怖』，以與將來遇着失敗時之驚怖較，直不過兒戲而已。他們已激發一種憎惡於協約國間，其危險極大，現在恫嚇及於文明；但

如戰爭延得更長久些，德人如爲恐怖所驅，挺入於毀滅人道的行爲，較之迄今所犯者更大，則一種盲目的破壞之凶暴，必將驅我們前進，非把舊世界所有者玉石不分的一齊滅亡於世界的破滅中不止，這是可得而望的。爲了這緣故，就是不爲什麼別的，最後的要緊，是要把憎惡約束起來，而明白差不多敵人方面一切的可惡，都是戰爭之結果，都是戰爭所產生的，程度無論其大小，這方面與他方面都是一樣的，非到結局和平時不會停止。倘是戰爭中所作出的可怕之事，僅足刺激兩方面之互相憎惡，則結果徒增加戰爭與更可怕之事而已；向這條路走過去是沒有止境的，唯以滅盡爲止。要世界的滅盡免却，我們遲早必須將憤恨忘掉，而記着戰爭之結果無論若何，終必將兩方面祖先所遺下給我們而我們有絲毫不使受損以傳之子孫的義務的文明之財產蕩盡無餘。

戰爭過後，那些曾參與其間的人，不能再容易找得平和時之職業上的

位置。這些人自必已習慣要受強烈的危險之刺激或在命令下才行動；他們的肉體上與精神上，必爲可怕的度生於塹壕所疲弊。爲了這兩個緣故，他們必缺乏意志力與能力以自導。勞働市場中，必定難以找到他們這些人全體的位置，他們起初時的愛國心，或即灰下了。我們決不能希望這許多人中之大部分，仍能終身做一個有用的人民，一若不曾經過戰爭似的。暴力的習慣一經獲得，無論其如何的合法，終不能容易脫開，因此，尊重法律與秩序，看來戰後不能如戰前的了。倘有了這種心理狀態，又加之以爲慣用專制力的政府所迫成的勞働爭擾，及很利害的不幸，則其影響於國民生活者，自必不祥且深。

兩方面大多數人之心理上，其延長戰爭最強的理論，就是說此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保障我們使其於近的將來不再發生。英人與德人的意見都是一樣，以爲他們的敵人如此之渴望戰爭，所以非把他完全打倒，決不能

得到世界之和平。我們是本來的愛好和平之國民——兩方面都這樣說——倘是我們有這種能力，我們當竭力阻止這樣的一個戰爭之再發生。根據於這層理由，兩方面都主張戰爭必須繼續，因為兩方面都相信自己一方面必能終結得完全的勝利。

我相信在這一點上，兩方面都深深的錯誤了。我雖相信這個問題的着重處是在於政治方面的議論上，但我之討論此題，却不欲以政治為觀察點。我所急欲提出者，即戰爭所及於可想像的人類之前途，國際行動之標準，及觀察異國民之方法上的影響。尋常人民之個人的感情與期望，其在引起或免却戰爭上，至少與政府之行動，有同等的勢力，究竟將來的和平之保持，有賴於他們身上的。尋常都說，沒有別的東西，惟有處罰一道，乃能有效使我們的敵人改變其趨向戰爭之思想，而自今以往願保持此和平。這種議論的假定，全然不真確，他以爲人與民族之行爲，都受自利的指導的。

不幸事實上并不是這樣，而指導他們的動機，每尤惡於自利。這件事正與白晝同其明白，此次戰爭內所包含的諸邦，倘使他們行爲的原則是自利，就該一個都不戰了。自負，威信，領土慾，不願以勝利讓人或照一種視爲不名譽的方法行動，這些却是屬於產生戰爭的動機中的。各個動機中，自然都組着一個自利的想像，因爲人都不願意想他們自己的行動有害於他們的利益；但如自利心果已純然的活動，則各國民間早該互相親善，協力於和平之事業了。自利心既不能阻止這一次戰爭，更安望其能阻止將來的戰爭？

然而欲希望處罰之有效，舍訴之於自利心外無他道。

轉變人的思想，使之離却戰鬪者，乃長期的和平，不是戰爭。固然，當一次大戰終了後，必發生疲弊的狀態，因之可保住若干年的和平與復原；這一次戰爭無論什麼時候終止，假如他明天就終止了，可不必問其條件如何，決不會立刻又發生戰爭的，因爲此刻戰爭之衝動已疲乏了。但在將來，每增

加戰爭之歲月，則危險愈增加，因為他能使人愈以戰爭為世界上之自然的情況，對於戰爭之恐怖，與親友之死亡，愈愈毫無感觸，把他們的想像——尤以現在尚在幼年時代的人的想像為甚——中充滿了戰爭是我們所希望的東西及有幾個異國民怎樣的可惡，必要把打倒他們一件事作為我們義務的思想。

倘戰爭之終止乃出於理性，出於各方面之看出他為罪惡，則其所醞釀之可想像的前途或可打消，而生出一種趨向和平的有力的意志。但如戰爭之終止僅由於疲乏的緣故，則一旦精力恢復，難保其不再更開始新的戰爭，而作成和平的積極的理想，如果已與普遍的一切仁愛與文明向上心的滅亡同時死滅了，則尤為難保。

由於教育受戰爭的影響，次代人民的精神的能力，較之戰前受教育的一代，差不多確實來得低。自最高等以至於最低級的教育，每常常有陷於

單純機械的訓練的危險，使青年人遵照所想爲正則的方法以作爲某種事業，及信仰一切智識上的問題，已在教科書上所說的意義內一成不變的解決了。爲此種精神所鼓動的教育，實毀壞青年人的精神的活動，使他們於思想上成爲被動的，所能自勵者僅是些逞其蠢然的野心。就是這一種精神，爲在舊文明內進步上最利害的勁敵，因爲他常常以知識與權力的非常的壯觀，反復教訓一種巴日汀 *Byzantine* 式的態度迷信的崇拜已成者，及輕視今日所試嘗的一切。救歐洲的精神生活，使不致完全爲這種精神所抑壓者，惟有賴於一小部分的教師，比較大部分的人更富於活力，於精神的活動上更充於純粹歡喜。這樣子的人，差不多須完全求之於年輕的教師內，他們的希望尙未衰弱，尙未成爲習慣的奴隸，他們尙有充足的生命之源泉以應付其日常事業上的精神的疲倦與耗費。就是這種比較上少數的教師，把能夠引出新發見及新方法以對付舊問題的精神的元氣保住着。沒

有了他們，就不會有進步；沒有進步，我們就是求立住了不退步也不可得。所已知的，於我們現時代所能够希望以發見那傳承主義之危險乃極大的一件事上，現在已占大多數了；自然，惟有賴科學家之繼續不已的勝利，乃得免却。

大戰以後，有刺激精神生活的能力的教師，自必異常減少。有許多被殺，許多失卻能力；其存者，則大多數都要失却希望與精力。必有許多年月，教授一事將多半落於老年與中年人之手中，而那些年齡尚幼的教師，則將失却其大半青年的精神於戰爭之緊張中。其結果則繼起的一代，比較以前的各代，少進步之希望，少擔負智識的重任之能力。所能促進精神之進步者，僅是一小部分非常的精力；而此一小部分，已消磨於戰場上了。

凡在純粹智識的範圍內是真實的，則在藝術文學及我們文明的一切創造的活動內也必是同樣的真實的。在一切這許多內，倘戰爭延得長久，



則歐洲之光明時代將過去而人們將回顧現正就終的一時代，一如後代的希臘人之回顧柏列克而司 *Pericles* 之時代一樣，這是在望得到之內的。那時什麼人在歐洲占霸權，對於人類簡直無重大之關係；在鬪爭之狂熱上，歐洲將決定其自己之無意義。

當此次野蠻行動之爆裂過去後，一切恢復文明的困難上，還將加之以經濟的窘乏。其在今日之英國，大多數人尚未感着戰爭之經濟的影響，而如今年秋間能和平，則我國所受經濟的影響，還可不致於十分深或十分難受。但如戰爭延長下去，過了容易借貸的期限，則結果必發生大而且泛的窮困。那些仍有資本的國，有機會可以剝取繼續增加的利息額；或者大部分必須向美國借貸，而其利息，則可作為一種永久的貢獻物，為歐洲逞其戰爭之代價所給與美國者。

過度的製造軍需品每會釀成急激的失度而忽然消滅勞動市場或則

繼續不尊重既得之利益，致常常有新戰爭的刺激，及各對敵國之互相猜疑與恐怖。要使曾從事戰爭的人都復其舊職是很難的，因於他們的地位大半都要爲賃銀較低的婦女所占去，且死亡增加了孀婦與獨身女子之數目，急於求生計者自必加多。那些自戰地歸來的人，自必習慣了比較尋常工人爲高的食物，且覺着自己是英雄了；這兩種原因，都足使他們難於過比較戰前更貧困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地位是這樣，要不更貧困是不能，這是差不多很確鑿的。而那政府呢，習慣了戰時之差不多絕對的權力，有無限的軍士在其指揮下，沒有團體的反對之恐嚇，此後於抑止罷工及強迫服從上，必較之以前更爲殘酷了。這樣恐怕就要引起許多革命的感情，不要什麼精力與才能，已足爲革命之成功了。

在這種狀態下，用於教育或增高藝術及科學的費用必缺少。爲欲仍能保持其浩大的軍備，那班治人者的階級，必對於他們所視爲至不要緊的

事件減少費用；這些事件中，教育當然也包括在內。他們的目的，必將在於產出一第四階級，除開了射擊與操練以外，什麼事都不擅長，因其無知，故易於治理，受了軍事的訓練，故可以驅使。這種結果必是無情，或內亂。戰爭苟非即速終止，則無情 *Apathy* 之發生難免；然而發生無論那一件事，我們的文明終不免於危及。

有許多人以為戰爭之結果，將使貨幣率永久的增加。但有好幾個大理由，足使我們想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先說，許多青年的與壯健的勞働者，必將於戰爭內被殺或殘廢，而人口內所包含的老人婦女與兒童，比以前必更占大多數。人口之生產的部分將減少，而每人之生產貨物，比較戰前必少。因為供給分配的少了，有幾個就不免於受累。資本家是不致於受累的，因為戰爭中之要求，使他能於現在獲得大利，而戰後則必有一時因重新建設戰爭所毀壞的東西，而大需要資本。地主也不致於受困的，因為他能

以歲入及防護德人之競爭爲口實，而強課稅率的。看來損失必歸於貨銀勞働者身上，這是不能免的。戰時低廉貨銀之婦女勞働者增多，又予資本家以成就此損失於勞働者身上之助力，而此種機會，因大多數的退伍軍士及失業的軍械製造者之尋求職業，又能增長了。我不明白這樣的狀態，除開了貨銀大落外，還有什麼別的結果會發生。

總括說來：我們適才所說的惡結果，與勝敗問題無關；這些惡結果一切國民都要受着，而其酷烈之程度，則僅依於戰爭之期間的長短與破壞性。倘戰爭延得極長，則各交戰國內在軍事年齡之健康人不多多少少受一點肉體上的損傷者，殆不多見；各處各地的道德水平線，以習於慘狀故必將低下，使大多數人入於容易盲從之途；因不能免的教育之墮落，又因青年中許多優秀分子之死亡或神經耗弱，歐洲之精神的能率必將大大的減退；而生活之奮鬥，除開了游蕩的富者階級外，一切階級中差不多一定的都要更利害了。

歐洲之團體生活，爲文藝復興以來歷史上之一切著名的最可驚的向上運動所提高者，至此將受一致命之大傷。如果戰爭不即停止，恐怕我們現在到了光明時代的末了，而歐洲之將來，不能與其過去爲伍了。

戰爭的繼續上，有什麼可想見的利益可得，足以彌補此損失嗎？要想像一種利益能超過這樣可怕的一個損失，這是很難的，而所提出的利益，沒有一種能片時與此相比。然而在實際上，就是所提出的利益也是虛幻的。現在已很明白了，那起初時候兩方面所都希求的絕對的與粉碎的勝利，已不能有望，除非出一種難可很嚴格的想像的代價。遲早必以協議了結此戰爭。比利時之要求，在我們看來是很有光榮的義務，德國將承認之以爲別處報償之抵，這是已知道的。有一種議論，以爲我們如果不粉碎德國，則近的將來之再見像此次那樣的戰爭是難保的，這種議論看來最是有力的。可是在事實上，這種議論實在經不起片時的審查。第一，大多數軍

事當局都承認粉碎德國是不可能的事。第二，從前已有過許多戰爭，其中德國不是我們的敵人，此種戰爭將來也許再有：苟非將對敵的精神遏止，則移開一個對敵，不過為轉向別個對敵之先引而已。第三，倘戰爭延得很長久，則許多罪惡須於將來再爆發戰爭時方才實現者，現在即刻就要實現，而現在的罪惡既已確定，將來的戰爭亦不無可疑。德國已受了可驚的損失，其現在的氣色，較之戰爭在其中開始的氣色已大異，蓋觀於其漸漸的責難『恨歌』Hymn of Hate 起來就可知。現在就和平，兩方面都不得確定的勝利，或者可使德國多年決定不再向戰爭；而沒有一個和平能保障我們自今以往一代不戰爭。在繼續戰爭上，我們以實現大而且確的罪惡，去希望極可疑的利益。對於比利時之光榮的義務，如果依協議而使德人撤退，則較之出了破壞所未破壞的東西的代價以驅逐他們出來，必能履行得更為完備。在他們一方面與在我們一方面一樣，真正的延長戰爭的動機是自

負。難道沒有一個政治家能不僅細想分開的各國民，並且細想全歐羅巴嗎？難道我們的文明，在我們的一切袞袞諸公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嗎？我希望在歐洲執政的許多人中，終有一處至少有一個人，在此已晚的日子，能記得我們不光是國民的保衛者，並且是思想藝術之共同遺產，及我們所生於其內而將為我們的盲目的暴怒與怨恨所浪費使子孫不能享受的人道的生活方法之保衛者。

